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經部六
卷二十五七

經部二十五

禮類存目三

禮經奥旨一卷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舊本題宋鄭樵撰考其文即六經奥論之一卷也六經奥論本危邦輔託之鄭樵此更偽中作偽摘其一卷別立書名以炫世俗溶漫收之學海類編中失考甚矣

三禮考一卷內府藏本

舊本題宋眞德秀撰諸家書目不著錄惟曹溶學海類編載之書止五頁引程朱諸儒之說凡九條條下係以案語然案語內引元泰定中邱葵更定周禮又引吳澄三禮考注德秀何由得見之其僞不待言矣

三禮考注六十四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舊本題元吳澄撰其書據尙書周官篇以改周禮六官之屬分大司徒之半以補冬官而考工記別爲一卷儀禮十七篇爲正經於大小戴記中取六

篇爲儀禮逸經取十五篇爲儀禮傳別有曲禮八
篇然澄作尚書纂言不信古文何乃據周官以定
周禮即以澄三禮敘錄及禮記纂言考之所列篇
目亦不合其經義混淆先後矛盾者不一而足虞
集作澄墓誌宋濂元史澄本傳皆不言澄有此書
相傳初藏廬陵康震家後爲郡人晏璧所得遂掩
爲已作經楊士奇等抄傳改正然士奇序及成化
中羅倫校刻序皆疑其爲璧所作則當時固有異
論矣士奇又言聞諸長老澄晚年於此書不及考

訂授意於其孫當當嘗爲之而未就朱彝尊經義
考言曾購得當所補周官禮以驗今書多不合又
張爾岐蒿菴閒話曰愚讀儀禮偶得吳氏考注其
注皆採自鄭賈往往失其端末其不用鄭賈者四
十餘事惟少牢篇尸入正祭章補出尸授祭肺四
字爲有功於經餘皆支離之甚草廬名宿豈應疎
謬至此後得三禮考註序云輒因朱子所分禮章
重加倫紀其經後之記依經章次秩序其文不敢
割裂一仍其舊今此書則割裂記文散附經內矣

序又云二戴之記中有經篇離之爲逸經禮各行義則經之傳也以戴氏所存兼劉氏所補合之而爲傳傳十五篇今此書十五篇則具矣士相見公食大夫二篇但採掇禮記之文以充數求所謂清江劉氏之書無有也至於逸經八篇序詳列其目公冠遷廟釁廟取之大戴奔喪投壺取之小戴中霤禘於太廟王居明堂取之鄭氏注逸經雖曰八篇實具其書者五篇而已其三篇僅存篇題非實有其書也今此書大戴明堂列之第二葢不知王

居明堂之與明堂爲有辨也三者與序皆不合其不出於吳氏也審矣序又云正經居首逸經次之傳終焉皆別爲卷而不相紊此外恐以歸諸戴氏之記朱子所輯及黄氏喪禮楊氏祭禮亦參伍以去其重複名曰朱氏記而與二戴爲三本書次第畧見於此今此書朱記了不可見而又雜取二戴之書名爲曲禮者八篇龐雜猝會望之欲迷與所云恐以歸諸戴氏之記者又不合何物妄人謬誣先儒至此云云然則是書之僞可以無庸疑似矣

二禮經傳測六十八卷　原任工部侍郎李友棠家藏本

明湛若水撰若水字元明增城人宏治乙丑進士歷官南京吏禮兵三部尚書事跡具明史儒林傳是編從孔子曲禮三千經禮三百之說故曰二禮以戴記曲禮附以少儀爲曲禮上經三卷以儀禮爲下經十七卷冠義等十六篇爲儀禮正傳十六卷王制等二十三篇爲二禮雜傳通傳二十三卷又別分小戴郊特牲等五篇與大戴公符等四篇爲儀禮逸經傳每節各爲章旨標目殊傷氣碎所

詁亦皆空談

廟制考議無卷數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季本撰本有易學四同已著錄是書總論凡七義附錄七十七圖其中如謂天子五廟周加文武二世室乃七廟其說主鄭康成注惟書咸有一德稱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似商以前已有七廟無以為解乃謂自太甲逆溯至相土為七世所謂七世之廟專指相土今考魯語曰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將觀列祖之德何遠不及契近不及

湯而獨舉相土又考殷本紀相土以下曰昌若曰曹圉曰冥曰振曰微曰報丁曰報乙曰報丙曰主壬曰主癸曰湯曰太丁曰太甲自太甲逆溯至相土十四世而本謂太甲上溯相土爲七世其說外謬益因僞古文尚書之言七廟致生穿鑿不知呂氏春秋引商書實作五世之廟無庸如是牽合也本又謂禘非審諦昭穆惟有功德而廟不毀者則當禘於所出之祖廟而以受命之祖配之長發之詩小序曰大禘也而述契及相土以至於湯是特

審禘其賢君而以湯配也今考魯語曰上甲微能帥契者商人報焉祭法曰冥勤其官而水死以死勤事則祀之是湯以上惟微冥得永列祀典而未聞商人列諸不毀之廟今本謂相土有功德而廟不毀擬於三宗殊爲踳舛況相土本在毀廟之列而長發爲大禘之詩得及相土則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得與矣此正可以折本之說而本反引以爲難乎至謂公劉太王王季廟皆不當毀不特文武則益不經矣本又斥朱子考妣同祫之說謂禘祫

男主得入女主不得入故周公營洛邑特立文武
廟父子同廟而其廟無妣主今考春秋傳公八年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左氏傳曰禘而致哀
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於
同盟不祔于姑則弗致也據此則夫人薨于寢殯
於廟赴于同盟祔于姑者皆得以禘致太廟矣何
得云妣主不得與於禘祫乎祭統鋪筵設同几爲
依神也鄭註同之爲言詷也祭者以其妃配亦不
待几也據此則凡祭皆有配明矣洛誥烝祭歲文

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又曰王入太室祼孔傳曰王賓異周公殺牲精意以享文武皆至其廟親告曰據云皆至其廟則祭文武別廟可知本何得云父子同廟雝詩序禘太祖也鄭箋太祖謂文王而其詩曰既右烈考亦右文母則明以文母配也本又何得謂洛邑之文廟獨無文母乎本又謂七廟之制太祖居中昭不必居左穆不必居右古人以右爲尊當於太祖廟之東平行以次而東爲四親廟今考廟以昭穆爲左右雖不見於經然考周禮

冡人曰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註曰昭居左穆居右夾處東西則昭穆分左右之明證也故賈疏卽以墓之昭穆推廟之昭穆今本謂廟之昭穆皆在祖廟之中又何以解於墓之昭穆別左右乎又考匠人曰左祖右社賈疏引祭義註云周尙左又考桓公二年取郜大鼎於宋納於太廟何休云文家左宗廟尙尊據此則於王宮之外立祖廟與社稷旣尙左而立祖廟與羣廟則又尙右何同一地而所尙頓異耶眞無據之談也本又謂禘祫

在太廟容主多則太廟宜大高祖以下羣廟僅容考妣足矣故其制小周禮祭僕言小喪復于小廟隷僕言大喪復於小寢大寢是也今考閔公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定公八年冬十月辛卯禘於僖公則春秋禘祭有于羣廟者矣而未見羣廟之不容多主則亦未見羣廟之必小於太廟也周禮言小寢大寢小廟非以規制之大小言特以尊卑言耳故鄭註但云高祖以下高祖以上考工記曰廟門容大扃七个於凡廟之門同可知凡廟

之室亦同矣而何大小之別乎本又不信商祖契
周祖后稷今考周語明云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
也祭法明云祖契而宗湯而本不信之尤荒經蔑
古之甚矣其論歷代廟制若謂漢光武但當立高
祖舂陵節侯以上四世廟不當爲宣元成哀立廟
則明世宗明倫大典之說時勢所牽又當別論者
也前明三禮之學本最著稱後世儒者往往承其
謬說故舉其最誤者辨之庶可得其是非之實焉

三禮纂注四十九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貢汝成撰汝成字玉甫宣城人嘉靖中官翰林院待詔其書周禮六卷主俞庭椿冬官不亡散在五官之說而變本加厲不惟移其次第且點竄其字句塗改其名目甚至於別造經文後附周禮餘二卷則禮記王制月令兩篇也儀禮十六卷以禮記冠義附士冠禮昏義附士昏禮鄉飲酒義附鄉飲酒禮射義附鄉射禮燕義附燕禮聘義附聘禮服問三年問喪服四制喪服小記四篇附士喪服問喪問傳二篇附士喪禮喪大記附既夕禮雜記

上下曾子問三篇附以虞禮祭義祭統祭法三篇附有司徹後附饋禮逸經四卷則投壺奔喪文王世子明堂位四篇也儀禮餘八卷則曲禮上下內則少儀玉藻深衣大傳郊特牲檀弓上下十篇也其禮記十二卷所存者禮運禮器經解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坊記表記緇衣儒行學記樂記十二篇而大學中庸不與焉大抵亦剽朱子及吳澄諸說其周禮序自稱如有用我執此以往益襲文中子之言尤昧於時勢前有萬歷九年應天巡

撫宋儀望序乃詆賈鄭諸人用力愈勤大義愈晦而稱汝成是書周公復起不能易傎之甚矣

三禮編繹二十六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鄧元錫撰元錫字汝極南城人嘉靖乙卯舉人萬歷中以翰林待詔徵未至而卒事迹具明史儒林傳是編以三禮爲名而實非歷代相傳之三禮一曰曲禮以禮經所載雜儀細曲者爲經以表記坊記緇衣爲記二曰儀禮以十七篇爲經以射義諸篇爲記三曰周禮以周官爲經而考工記大戴

禮家語及禮記諸篇不可分入曲禮者皆彙列於後爲記句下夾註音訓頗簡畧非所重其自爲發明者則大書而附經文下所謂繹也昔俞庭椿首亂周禮儒者所譏朱子作儀禮經傳通解雖列附禮記而仍以儀禮爲主不過引經證經至吳澄禮記纂言始刪削其文顛倒其次貢汝成因而更定三禮彌爲變亂紛紜已大乖先儒謹嚴之義至元錫此書則非惟亂其部帙併割裂經文移甲入乙別爲標目分屬之甚至採掇他書臆爲竄入古經

於是乎蕩盡矣非聖人而删定六籍不亦異乎

二禮集解十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李黼撰黼始末未詳黄虞稷千頃堂書目稱爲嘉靖間無錫人亦據卷首題錫山卷末題嘉靖十六年常州府刋行字耳無他證也是書以陳友仁周禮集說楊復儀禮圖爲藍本故周禮以序官分冠各官之首用陳氏例儀禮逐節分注各章之後用楊氏例其說率循文箋釋罕所考証發明陸元輔稱其自出新意者 案元輔說見經義考 如謂太宰卿一人

至旅下士三十二人凡六十三人而府史胥徒不與焉除太宰與府史胥徒其餘六十二人自宮正以下凡中大夫即此小宰中大夫也凡下大夫即此宰夫下大夫也凡上中下士即此上中下士也非此六十二人之外又有一項官也後五官倣此云云一條蓋欲以解設官太多之疑然使王朝之內事悉擬官恐亦非先王之體制又稱疑六官之屬卿大夫之數與禮記王制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多寡不同云云一條不知王制一篇漢文帝

博士所作各述所聞不能比而同之徒增轇轕也

禮經類編三十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李經綸撰經綸字大經號寅清南豐人正嘉間諸生是編取周禮儀禮禮記合而彙之大意謂聖人之命禮有三曰經禮也曲禮也制度之禮也經禮所以接神人曲禮所以正言行制度之禮所以治名物後儒昧於分辨知有經曲而不知有制度故以曲禮經禮制禮三者爲大綱而各繫以目曲禮之目分爲五一曰曲禮正經二曰曲禮別經三

曰曲禮逸經四曰曲禮之傳五曰曲禮增經諸目
中又雜分子目其別經盛德篇皆大戴記之文逸
經則兼採三傳國語及說苑列女傳其所謂增經
則全錄鄉黨孝經文也經禮之目亦分爲五一曰
經禮之經二曰經禮之變禮三曰經禮之曲禮四
曰經禮之制禮五曰經禮之傳然仍以吉凶軍賓
嘉爲經而以五者緯焉其經文有正經析經逸經
補經增經之別傳亦如之正經者儀禮之正文析
經者舊混爲一今析而出之他如郊天之採乎家

語籍田之採乎國語則名逸經又如取尚書康王之誥增天王即位禮取夏官司士之文補天王聽朝禮則名增經補經也制禮之目分爲二一曰制禮之經則王制月令周官之文并深衣考工等篇是也二曰制禮之傳學記樂記等篇是也三大綱之後又有三禮通傳謂經曲制度合而論者不可以強分如禮運禮器坊記表記及哀公問等篇是也合是數者又冠之以大學終之以中庸大學曰禮冒之經謂其規模節目之該括如五玉之有瑁

也故其下諸篇以明德新民格至誠正修齊治平

分配焉中庸曰禮藉之經謂由博返約所以爲承

藉猶四圭之有邸也其於大學以止至善配焉末

又以明堂位儒行及諸篇之疵複者别爲外記一

卷以示區别其條分縷析用力亦爲勤摯然而割

裂經文叅糅雜說取憑胸臆隨意增删殊失先儒

謹嚴之意是欲踵朱子儀禮經傳通解而失其初

指者也

國朝張怡撰怡一名遺字自怡初名鹿徵號瑶星江寧人前明登萊總兵官可大之子崇禎中袁崇煥用陳繼儒之言殺皮島帥毛文龍邊兵乘機爲變可大死之蔭怡錦衣衛千戶李自成僭位逼之使降不從自成敗遁乃逃入深山中至康熙三十四年以壽終是書凡例稱從周子雪客借衛湜禮記集說雪客爲周在浚字則康熙初年所作也其書大體仿儀禮經傳通解而叙次微有不同首通禮次祭禮次王朝之禮次喪禮其通禮以大學中庸

爲首大學從王守仁所解古本不用朱子攺定之次王朝之禮則首周官而以儀禮覲聘燕射諸篇附焉其言曰禮記昉於漢儒中間性道微言天人與義時時吐露然眞贋相雜瑕瑜不掩如月令王制諸篇皆未經夫子删定者也周官多操切富强之術詳於政畧於教儀禮皆周旋升降之節儀則繁而義則疏先儒欲推二書爲經以記爲傳似非定論云云然儀禮禮記彼此相應周官所云頗與之遠强爲通之必成轇轕如因是而斥周官則大

不可且以周禮爲有政無教儀禮爲儀繁義疎則尤不得先王因事寓訓之旨大抵其解出於郝敬而又益以姚江之心學凡先王大典皆視爲粗迹無足怪也又其凡例云文義會通彼此互舉者悉照原篇不敢割裂今按儀禮一書有經有記恰於昏聘諸篇咸裁截記文分附經次較其發凡亦屬矛盾惟周官不用俞氏復古編之說差爲有見耳

讀禮竊註一卷　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孫自務撰自務字樹本號立菴安邱人歲貢生

是書撮舉三禮凡五十七條其中間有可採者若釋名字林皆以姪爲兄弟之女稱自務引儀禮喪服經姪丈夫婦人報證姑於兄弟之子亦有姪稱引據頗爲明確至謂祭法以王考皇考顯考祖考各稱爲始祖及高曾之别爲字義不清又斥坊記寡婦之子不有見焉則不友也爲附會孔子之言皆以私意疑經並無明証又稱朱子以門屏之間爲皋門今檢全集及各註並無此文若襲萬斯大之論以大社爲方丘不免好從異說又述斯大之

言曰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
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止是
一禮葢天子將入廟受覲至宁先下車而立諸公
於是分班朝見以通姓名即所謂朝也覲禮不具
文之畧也云云今考儀禮本篇未覲之前自郊勞
授館至於侯氏釋幣既覲之後自三享聽事至於
三勞及賜車馬雖繁文曲節無不詳載而獨謂畧
此朝禮殊考之未詳郊特牲曰覲禮天子不下堂
而見諸侯若天子先見諸侯於路門外則其失甚

於下堂矣自務甚推此說亦輕信也觀其篇首敘

所見禮家諸書寥寥無幾葢皆據理推測而以意

斷制之耳

稽禮辨論一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劉凝撰凝字二至南豐人由貢生官崇義縣訓

導是書凡爲論者十六爲辨者六合二十二篇引

證頗古而考核未精若月令論一篇謂太尉不始

於秦即國語之元尉及夏官之軍司馬令考漢百

官表太尉與大司馬更置黃霸傳亦云以丞相兼

之績漢志又云太尉公一人若夏官之軍司馬則位在小司馬之下與太尉尊卑懸絕又晉語曰知祁奚之果而不淫也使爲元尉韋昭註元尉中軍尉也又云知鐸遏寇之恭敬而信彊也使爲輿尉韋昭註輿尉上軍尉也葢古者三軍皆有尉尉繚子曰長伯敎成合之兵尉兵尉敎成合之禆將兵尉卽國語之元尉輿尉也其職位在軍將下今擬以元尉爲太尉尤屬不倫又若續唐仲友周禮武成孟子論一篇謂諸侯百里爲井者萬以十井起

乘天子千里爲井者百萬以百井起乘今考井田

以一甸起乘𤲅分天子諸侯成公元年三月作丘

甲杜註長轂一乘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譏重歛

故書丘十六井也諸侯以十六井起乘尙乖於制

則謂以十井起乘者不尤謬乎又若公路公行公

族論一篇謂詩左傳之公行卽周禮之諸子文王

世子之庶子專掌妾子之政令諸子文曰掌國子

之倅對適子與母弟言之故云副貳也今考諸子

職又云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太子周禮全

經凡稱國子者無不統有適庶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保氏養國子以道大司樂以樂德樂語樂舞敎國子樂師掌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皆國子也今疑獨以諸子所帥之國子爲妾子與全經無一可通且疑既知諸子即庶子而文王世子曰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正室守太廟鄭註正室適子也是庶子明掌適子之政而疑乃誤以國子之倅爲適子母弟之副貳遂誤以諸子所掌惟妾子之政使合於左傳之公行不特不會鄭註倅字

之義且并周禮全經及文王世子之文亦皆乖刺矣又若十二章服辨一篇謂郊天未至泰壇先服狐白裘次加衮服爲裼衣衮服上加大裘狐白與黑羔相爲表裏即家語所云天子大裘以黼之是也當祀之時脱裘而服狐白及衮即家語所云既至泰壇王脱裘是也今考司服曰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如疑之說則是服狐白裘而冕矣又玉藻疏引劉氏說凡六冕之裘皆用羔引熊氏說謂六冕皆用狐青裘蒞冕服皆元羔及狐青裘色亦元

今以衮表狐白裘則裘裼異色又玉藻曰惟君有黼裘以省誓鄭註以羔與狐白雜爲黼文而疑乃以內服狐白外服黑羔爲黼文穿鑿尤甚疑是書於三禮之學頗勤亦間能致力於漢魏諸書而喜新好異故持論往往不確焉

昏禮辨正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是書力詆三禮經文引此禮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而士昏禮乃不言行媒引此禮齊戒以告鬼神謂親迎必

先告廟而士昏禮不言告廟引春秋桓公三年傳夫人至自齊朝至之文謂婦至之日當朝廟而士昏禮不言朝廟引春秋齊侯越境以送女謂女之父旣迎壻于門外亦當送之門外而士昏禮乃言不降送引穀梁傳納采問名納徵告期謂止當有四禮而士昏禮乃誤增納吉一禮又誤入親迎於六禮之內引詩關雎琴瑟鐘鼓謂嫁娶亦當用樂而郊特牲乃謂昏禮不用樂其說頗爲辨博其中論告廟朝至之儀雖頗有根據而核其大致穿鑿

者多未足據爲定論也

廟制折衷三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是書大抵宗王肅而駁鄭康成康成謂天子五廟周加文武二祧爲七肅謂天子七廟周加文武二廟爲九漢唐以來言廟制者互相祖述禮以義起原不必膠執一說然未有淆亂舊文如此書之甚者夫天子七廟之見於禮器王制祭法穀梁傳者奇齡旣皆以爲不專言周矣然禮器稱周旅酬六尸則明明言周鄭註孔疏謂后稷之

尸發爵不受旅餘自文武及四親廟凡六尸周止
七廟此爲確證奇齡乃謂六尸爲六廟昭穆之尸
文武二尸不在內故祫祭出堂后稷尸與文武二
尸俱南向餘東西向考禮器孔疏旅酬之時毀廟
之主咸在特無尸耳又春秋文公二年傳曰文武
不先不窋魯語亦曰周之烝也未嘗躋湯與文武
奇齡乃謂文武二尸獨與后稷同向則毀廟之主
自太王王季以上皆列在文武之旁是子孫得躋
其父祖而謂文武歆此祀乎奇齡又謂曾子問七

廟無虛主明遷廟文武廟皆可虛主今考曾子問明云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又云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當七廟五廟無虛主據此則得虛主者爲遷廟耳至於文武之廟即奇齡亦知其爲百世不遷者也而乃於經文遷廟之外強增一文武廟是又以不遷之廟爲可虛主矣與經文遷廟二字顯相刺謬蓋奇齡謂周九廟而欲增高曾以上二世於七廟內即不可不出文武二廟於七廟外又以其在七廟外即不得云無虛主故鑿空

杜撰而爲此說也其餘因襲前人已廢之說者尤難枚舉蓋準以德厚流光德薄流卑之義則天子九廟於義未嘗有乖而一自奇齡言之援諸經傳反多未合甚矣其好强辯也

大小宗通釋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是書謂鄭康成禮記大傳註以別子之世長子爲大宗別子庶子之長子爲小宗則是別子一世無大宗繼別一世無小宗凡國君繼世必有三世無大小宗者於是謂別子之身卽爲大

宗今考大傳文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若別子卽得爲大宗則經文曷不曰別子爲宗乎經文既明以祖與宗對舉卽畫然不可相混而奇齡乃混之是叛經矣奇齡又謂康成以別子爲妾子萬一僅有一母弟而無庶將以無庶而反絕宗乎今考儀禮喪服傳曰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則兼據爲父後者之同母弟不專指妾子也故賈公彥疏云庶子妾子之號適妻所生第二者同名庶子遠別於長子則儀禮經文已以庶該嫡矣何獨於康成致

辨焉至奇齡謂別子諸弟之子亦得各爲小宗不特別子庶子之子而已則其說頗有根據晉語曰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又曰黄帝之子二十五宗韋昭註以爲小宗可與奇齡此說相證若如喪服要記別子之庶兄弟其嫡繼之各有一大宗則是別子有十大宗即有十矣與宗子統族之義殊有未合奇齡謂要記各一大宗之說當爲各一小宗其義較允亦不可以好爲強辯遂併沒所長也

學校問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前答門人張希良問學校之名繼以
答門人吳鼎問廟學中稱先師設主因及鄉飲養
老之禮考夏后氏之學名序與州學亦名序者其
制一有室一無室兩不相蒙州學之序爾雅所謂
無室曰榭是也字或作榭或作豫而爾雅又曰東
西墻謂之序則室內曰墉堂上曰序堂下曰壁同
爲墻名是序之名有三而義各殊奇齡乃曰五架
之屋由戶牖以北爲室戶牖以南爲序爲堂而堂
序之分則兩楹以北爲序以南爲堂學之楹東爲

東序楹西爲西序兼言序序則有室單言序則不及室殊爲牽合溷淆也

明堂問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以門人姜垚問九室五室之辨發端而終於九宮卦位其大意尊晉鄭康成之主五室爲非而言五室即九室九室即十二堂考之月令四正之堂曰太廟其左右曰左个右个而最中一室曰太廟太室明四正之堂同以此爲室則左右堂以四隅之室爲室可知也太廟太室僅一月令

纍之中央土所居奇齡乃云太廟太室五是併月令之文不察且溷室與堂而一之輕議前儒未免反成舛漏矣

郊社考辨一卷 直隸總督採進本

國朝李塨撰塨有周易傳註已著錄是編立論主南北郊分祀大致皆本之毛奇齡

三禮約編十九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汪基撰基字警齋休寧人是書取儀禮周禮禮記刪汰全篇節錄其文蓋取其便於誦習然若周

禮天官六十職刪宮正宮伯而宿衛之制缺地官七十八職存閭師而刪縣師則六鄉有徵稅之官而都鄙丘甸遂無職長此其關係之最大者周公制作固不容以意爲黜竄也

三禮會通二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張必剛撰必剛字繼夫潛山人乾隆壬戌進士是書凡典制考一卷郊社辨一卷典制考謂禮本於天因而臚舉禮文之與天相應者以實之夫天秩天敘誰曰不然然於千百年後掇殘缺之古經

一名一物必錙銖比較以求其所以法天者何在則幾於鑿矣其間至以六門配六爻果周公本義耶郊社辨以祭莫大於事天地事天地莫大於郊社自郊社與圜丘方澤牽混而國內外之社又相牽混而其禮不明漢鄭氏以郊特牲之郊屬孟春不與圜丘混其說本確而王肅顧非之因據郊特牲及周禮以證王肅之誤其說是矣又辨周之始郊日以至至字乃辛字之誤引逸周書辛亥柴上帝漢史辛亥祀天位兩條以證之其論亦辨然於

周書丁未祀周廟之下云越三日庚戌其說又不可通遂謂五日誤爲三日辛亥誤爲庚戌操是術以往將義有所窒即改經文以就之天下無不可通之說天下亦竟無可據之經矣

右禮類三禮總義之屬二十部三百一十卷內一部無卷數

皆附存目

禮樂合編三十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黃廣撰廣無錫人是書成於崇禎癸酉以經典古訓與說部小史雜采成文且每事不詳其源流

本末但舉其一語又有並非禮樂而闌入者殊鮮條理所立門目分本紀統紀諸名亦皆漫無體例前有鄭鄤等九人序皆明末人標榜之詞不足據也

禮樂彙編七十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應撝謙撰撝謙有周易集解已著錄是書倣儀禮經傳通解續通解之例而稍變通之分爲六十一篇視朱子黃榦舊目或省或增或仍其文而變其名然往往參以臆見如王祭一篇鄭康成郊

特牲註謂朝踐在堂饋食在室後儒相承初無異
說而擣謙乃謂朝踐在室饋食在堂引禮運元酒
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謂朝踐用醴
醆醴醆在室戶內即知朝踐當在室饋食用粢醍
粢醍在堂即知饋食當在堂今考儀禮特牲禮尊
於戶東鄭註云室戶東少牢禮尊兩甒於房戶之
間鄭註云房西室戶東也是皆在堂之明證即此
知醴醆雖在室而朝踐自得在堂醍粢雖在堂而
饋食自得在室亦猶士冠禮側尊一甒醴在服北

行禮之地與設尊之地異所耳又安得以設尊之地卽爲行禮之地耶又鄭註司尊彝謂王以圭瓚酌鬱鬯后以璋瓚酌亞祼則再祼也今攜謙乃據大雅殷士膚敏祼將于京之文增以賓祼爲三祼考周禮小宰云祭祀行祼將之事注云又從太宰助王祼也小宗伯云凡祭祀賓客以時將瓚祼註云將送也猶奉也祭事以時奉而授王賓客以時奉而授大宗伯然則殷士祼將亦第奉而助王祼耳豈自行祼祭乎至所謂郊天當有十二獻不特

為經典所不載亦為史志所不傳益不足辨矣夫三禮鄭註合經者十得八九而攟摭必一一反其說舍康莊而旁騖其惑於多岐亦宜也

儀禮節要二十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朱軾撰軾有周易傳義合訂已著錄是編分冠昏喪祭四大綱而冠禮後附以學義昏禮後附以士相見鄉飲酒於喪祭二禮尤詳附圖三卷則其門人王槩滋所為軾所訂定者也大旨以朱子家禮為主雜採諸儒之說而斷以已意大旨欲權衡

於今古之間故於今禮多所糾正於古禮亦多所變通然如士相見鄉飲酒二篇朱子以爲今不可行葢通儒明晰事勢之言猷事事遵朱子惟是條所見與朱子相左必欲復之然其說迄不可行則終以朱子爲是也是書別有一本僅三卷乃輯之初稿此本成於康熙己亥蓋其後來定本云

禮樂通考三十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胡掄撰掄字應麟武進人掄以儀禮經傳通解五禮雜糅又不能各詳始終本末疑非朱子親筆

故作是書首以通論一卷次吉禮凶禮各六卷次
賓禮二卷次軍禮一卷次嘉禮七卷而終以舉制
七卷然其間雜引經史叢脞少緒且儀禮經傳通
解本朱子未竟之書屬黄榦續成授受源流灼然
可證掄欲竄改其書而又嫌於改朱子乃巧爲之
詞謂非朱子之親筆蓋即宋儒删改諸經託言於
漢儒竄亂之故智雖出爾反爾足驗好還然尤而
效之夫亦可以不必矣

儀禮經傳內編二十三卷外編五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姜兆錫撰兆錫有周易本義述藴已著錄是書
內編首嘉禮以士冠禮冠之大夫冠禮以下繼焉
昏禮飲食饗燕賓射脤膰賀慶又次之次軍禮次
賓禮次凶禮次吉禮外編為喪服本經又補喪服
又採經四篇終之以圖考大率以儀禮為主儀禮
所未備則採他書以補之類多因襲前人發明㝡
少即如大夫冠禮在古禮本無可據此本但取禮
記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
大夫冠禮之有又引國語趙文子冠一段以此為

足以補大夫之冠禮是欲以空言當實義也揆其著書之義葢欲補正儀禮經傳通解然不及原書遠矣

重刊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六十九卷 大學士于敏中家藏本

國朝梁萬方撰萬方字廣菴絳州人朱子儀禮經傳通解本未竟之書至黃榦乃續成之此本名為重刊實則改修大致據楊復序文謂朱子稱黃榦所續喪祭二禮規模甚善欲依以改定全書而未暇遂以榦之體例更朱子之體例與榦書合為一編

補其闕文刪其冗複正其訛誤又採近代諸說參以己意發明之其中間有考証而亦頗失之蕪雜如所補學禮書數篇朱子原序本云取許氏說文序說及九章算經爲此篇萬方乃曼衍及五百四十部之首附以周伯琦之字原非略非詳已無裁制至於以楷書運筆諸法爲一章更爲泛濫又不採古人舊說而惟取近時傳山馮班之論其中傅山一條云亂嚷吾書好吾書好在那點波人應儘分數自知多漢隸中郎想唐眞曾國訛相如頌布

蔆笔朧一雙摩掩其書名而覼之殆莫能知爲儀禮經傳通解之文也

右禮類通禮之屬六部二百四十七卷皆附存目

鄭氏家儀 無卷數 浙江巡撫採進本

元鄭泳撰泳字仲潛浦江人官温州路總管府經歷義門八世孫濤之弟也其書依五禮分爲五篇蓋本司馬氏書儀朱子家禮而損益之並錄其家日用常行之式編次成書後附泳所作祭田祠堂記二首又附十五世崇岳祭田號畝記是書爲崇

岳所刊蓋即所附入也

家禮儀節八卷少詹事陸費墀家藏本

明邱濬撰濬字仲深瓊山人景泰甲戌進士官至文淵閣大學士諡文莊事迹具明史本傳是書取世傳朱子家禮而損益以當時之制每章之末又附以餘註及考證已非原本之舊惟所稱文公家禮五卷不聞有圖今刻本載於卷首而不言作者多不合於本書通禮曰立祠堂而圖以爲家廟一也深衣緇冠冠梁包武而屈其末圖則安梁於武

之上二也本文黑履而圖下註用白三也喪禮陳
襲衣有深衣等物而不用儀禮質殺二冒圖乃陳
之四也本文大斂無布絞之數而圖有之五也大
斂無棺中結絞之文而圖下註則結於棺中六也
尺式圖下載天台潘時舉說未識歲月曰嘉定癸
酉是時距文公沒時慶元庚申十有三年矣豈可
謂爲文公作哉又稱或曰信如此言圖固非朱子
作何以祠堂章下有主式見喪禮及前圖八字愚
桉南雝舊本於立祠堂下註圈外止云主式見喪

禮治葬章並無見前圖三字不知近本何據改治葬章三字爲見前圖云云其辨證頗明然此本祠堂章神主一條下並無見治葬章字乃有詳具圖三字與濬所言不合又圖散於各章之中麗雜錯落殊無倫敘其香案圖前以二丫髻童子執旛前導如釋家之狀決非舊圖所有亦決非濬之所爲蓋又坊刻所竄亂者也

禮問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呂柟撰柟有周易說翼已著錄是書雜論冠婚

喪祭之禮皆與門人問答之詞未載入學儀及渭陽公祭儀之類則此書之附錄也朱彝尊經義考載栁禮問內外篇二卷云未見今本卷數相符而不分內外篇或彝尊傳聞未確歟其中如正子夏傳妾不得體君爲其父母遂二語之誤本於鄭註解曾子問接祭之接爲接續之接本於衛湜禮記集說持擇頗爲有見至論廟制謂古之諸侯多出於天子其始祖天子祀之故諸侯五廟今考王制祭法諸侯五廟皆有始祖廟則諸侯原祀及始祖

不特天子祀之也況王制鄭註曰太祖別子始爵者孔疏曰凡始封之君謂王之弟封爲諸侯爲後世之太祖如以此始封之別子爲始祖天子安得祀之如以爲始封之君所自出之王則諸侯不得祖天子魯有文王廟鄭有厲王廟孔疏皆以爲非禮之正安得據以爲通例耶柟又謂儀禮喪服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期則從生母嫁者當三年不知儀禮經文必特著從之一字是知繼母嫁必從乃服期不從卽不服也檀弓子思之母死於衛鄭

註嫁母齊衰期則知生母嫁即不從亦必服期也生母之厚於繼母義在於此若必加服至三年豈不念嫁母有絶族之義安得與無故而服三年者同也今律文生母嫁者在期服章不别從與不從蓋準鄭義枘說似過於情其他條亦多循舊義少所闡發若全載家祭及焚黄文則更爲泛濫矣

別本家禮儀節八卷（少詹事陸費墀家藏本）

舊本題明楊愼編愼有檀弓叢訓已著錄是編前有愼序詞極鄙陋核其書即邱濬之本改題愼名

其圖尤為猥瑣送葬圖中至畫四僧前導四樂工鼓吹而隨之真無知之坊賈所為矣

四禮初稿四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宋纁撰纁字伯敬號栗菴商邱人嘉靖丙辰進士官至吏部尚書謚莊敏事蹟具明史本傳是編分冠昏喪祭四禮畧仿古經詞句而統用後世之法如適子冠於阼古制也纁以為今制南面為尊長子宗子皆宜西向以避父祖與賓昏有六禮今合納采問名為一請期納幣為一與家禮所删併

者不同大都以意爲之也

鄉射禮儀節 無卷數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林烈撰烈福州人始末未詳據嘉靖丙寅烈自序稱嘗於其鄉之嵩陽社創射圃擇子弟一百七十三人每月朔望行古鄉射之禮因作是書前列嵩陽射圃記一篇述復古之義其書則節錄儀禮經文各畧爲詮釋而繫之以圖然意取簡明或往往刊削過甚晦其本旨如經文司射節將乘矢之下有云執弓不挾右執弦蓋司射既發乘矢之後

矢雖盡而有不釋其執弓之儀則右手執弦左執弣也烈於將乘矢之下删此二語則執弓南面揖之節遂不知何所措施又經文初射節司射出于下射之南還其後降自西階下有云反由司射之南適堂西釋弓襲反位立于司射之南數語烈又删去則降自西階之後其反位由何道立何方及由袒而襲之節皆不可考是書雖不主於釋經然經義不明則儀節俱爽於行事亦多違礙矣

四禮疑五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呂坤撰坤字叔簡寧陵人萬歷甲戌進士官至
刑部侍郎事迹具明史本傳是書首載通禮一卷
冠婚喪祭各一卷意在酌通古今自成一家之學
其大旨亦本於書儀家禮然好用臆說未可據為
典要如謂為庶母之有子者杖期無子者當亦同
制長幼尊卑未有不報者嫡與妾不報服猶云名
分稱尊諸子不尊於父妾父妾為之期而諸子不
報非禮也今考儀禮喪服齊衰不杖期章曰公妾
大夫之妾為其子期又喪服記曰公子為其母練

冠麻衣縓緣據此則公之妾自爲其子期其子且不得爲妾母服則諸子安得爲父妾報又喪服緦麻章曰士爲庶母傳曰何以緦也以明服也馬融曰以有母名爲之服緦蓋妾之子於已爲同父兄弟兄弟之生母於已亦得有母名故唐律以庶母爲妾之有子者蓋取儀禮之義唐會要載長孫無忌之奏謂已之庶昆弟爲其母不杖衰而已與之無服同氣之內凶吉頓殊求之禮情深非至理請依典故爲服緦麻則爲庶母服緦麻亦全從有子

起義妾若無子則無爲人母之道傳又安得云以名服乎自開元禮政和禮書儀家禮及明集禮皆本唐律坤乃横生異議過矣坤又謂經既云日中而虞又云始虞用柔日再虞用柔日三虞卒哭用剛日葬日卽虞安問剛柔其意蓋謂虞葬同日葬既無剛柔定日則虞又安得擇剛柔也不知古制不可以繩今猶今制不可以推古古之葬恒用柔日故始虞自得柔日曲禮曰喪事先遠日註曰葬與練祥也蓋特於旬之外卜乙丁己辛癸等柔日

也考春秋經傳凡書葬三十有五而用柔日者三十有一其宣公八年十月己丑葬敬嬴雨不克葬庚寅乃葬定公十五年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乃葬其卜葬本日亦仍用柔日惟成公十五年八月庚辰葬宋共公左傳隱公元年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偶變此例耳則葬用柔日乃古定制虞葬同日其事相因故開元禮政和五禮書儀家禮明會典始虞再虞無不用柔日者坤不知古禮遽議經文其說亦乖其餘攻經文者不一而足如

戴記庶子攝祭不嘏不酳不歸肉宗子死庶子代有爵稱介無爵稱子祭必告於宗子之墓三年之喪及齊衰大功之喪則因喪而冠不改冠爲次于中門之外三年之喪不弔哭諸條坤皆謂非孔子之言至儀禮士冠禮一篇則逐句詰難幾無完膚坤之講學在明代最爲篤實獨此一編輕於疑古白璧之瑕雖不作可矣

四禮翼四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呂坤撰自序謂以民間日用常行淺近鄙俗可

以家喻戶曉者析爲條目凡冠禮翼一曰蒙養曰成人婚禮翼二曰女子曰婦人喪禮翼二曰侍疾曰修墓祭禮翼二曰事生曰睦族

四禮輯一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馬從聘撰從聘字起莘靈壽人萬歷己丑進士官至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崇禎十一年靈壽城破與三子同殉節乾隆乙未

賜諡忠節是書亦多以意爲之考儀禮士冠禮賈疏古者天子諸侯皆十二而冠士庶人二十而冠故曲

禮稱二十曰弱冠後漢書馬防傳年十六仍自稱未冠此書冠禮目錄謂男子年十六至二十皆可冠如此此之類皆於古義未協未可據爲確論也

明四禮集說八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韓承祚撰承祚自署曰東魯不知何郡邑人也是書成於萬歷壬子大約宗朱子家禮而參以明會典冠婚喪祭以次分條雜述前人之儀而圖說儀注祝文等因類附焉

四禮約言四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呂維祺撰維祺字介孺號豫石河南新安人萬歷癸丑進士官至南京兵部尚書李自成陷開封抗節死事迹具明史本傳是編分冠昏喪祭四目皆因古禮之名而刪除儀節務趨簡易以通俗易行然施之一家則可不宜制爲程式以範天下也

讀禮偶見二卷 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國朝許三禮撰三禮字典三湯陰人順治辛丑進士官至兵部右侍郎嘗受業於孫奇逢之門故書中雖多參講學語而於五禮亦頗有證核大抵據書

儀家禮會典諸書折衷一是以便於行其於俗禮解誤者八釋疑者十又若增哭奠家禮儀注及增定招魂葬服說諸篇皆頗有考據惟謂喪服古二十五月今二十七月則其說頗謬考喪服二十五月不過王肅一家之說士虞禮曰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鄭註中間也喪服小記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又學記云中年考校皆以中爲間故二十七月而禫雜記父在爲母妻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爲母妻尚祥禫與月豈三

年之喪而祥禫反同月戴德喪服變除篇禮二十五月祥二十七月而禫白虎通德論三年之喪再期二十五月又云二十七月而禫釋名間月而禫是皆爲鄭註確証三年問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據喪事終去衰去杖其餘哀未忘更延兩月非喪之正故第據二十五月言之耳六朝諸儒多宗鄭註今律以二十七月而禫葢三年之喪萬世之通義也三禮乃以王肅一家之説爲古制豈宏通之論乎

學記五卷 直隸總督採進本

國朝李塨撰塨有周易傳注已著錄是編乃所定家儀一曰冠二曰婚三曰喪四曰祭五曰士相見塨學術出於顏元其禮樂之學則出自毛奇齡奇齡講禮好言諸俗故是編亦多主簡易其士相見禮一卷張潮摘錄於昭代叢書中然天下迄無行之者也

家禮辨定十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復禮撰復禮字需八號草堂錢塘人其書拟

於康熙壬午定本於丁亥因朱子家禮而增損之仍分冠婚喪祭四類每類之中首以事宜復禮所酌定者也次以辨論闡所以更定之意也次以人鑑引古事以証得失也次以律例申王法之所禁也次以擇日代卜筮也終以啟式爲不嫻文詞者設也其刪去繁文則用呂維祺之說其刪去圖式則用邱濬之說其所辨定雖意在宜古宜今然純以臆斷乃至於非古非今又泛引律例且濫及五行家言尤爲蕪雜中引罵詈鬭毆賭博諸律已爲

不倫又引官吏宿娼律一條擅食田園瓜果律一條使掩其卷而思之是於四禮居何門哉

四禮寧儉編無卷數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心敬撰心敬有豐川易說已著錄是書以冠婚喪祭四禮無貴乎繁重宜崇尚質樸始易遵行因取前人所傳家禮纂本更爲刪易務從省約又名豐川家規蓋所以教其子弟者與呂維祺四禮約言宋纁四禮初稿用意大畧相近而立法則尤爲簡畧焉

婚禮通考二十四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曹廷棟撰廷棟有易準已著錄是編詳考婚禮冠以
大清會典
大清律例不入卷數尊功令也其下乃博考故實以類編次然核其體例多有未合夫通有二義一則自天子達於庶人通乎上下者也一則自先王以迄後世通乎古今者也既考婚禮則當以貴賤各爲門目知等威之所別

古今各著沿革知異同之所自復各考核典文釐爲子目以理其緒而後以變禮如曾子問所謂親迎遭喪之類俗禮如陰陽拘忌及催粧撒果之類非禮如元史所禁割襟指腹之類別彙於後以備其全庶乎源委秩然足資考證延棟此書採摭雖富而端緒糅雜所分子目不古不今第十四卷至以粧資爲一門此於古居何禮也媒氏一門載索紞占氷下人語韋固見老人月下檢書是直類書非通禮矣

齊家寶要二卷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國朝張文嘉撰文嘉字仲嘉錢塘人是書本書儀家禮諸書酌爲古今通禮曰居家禮曰童子禮曰義學約曰師範曰家誡曰家規曰宗講約曰鄉約曰社約曰冠禮曰婚禮曰喪禮曰祭禮每門前引經傳及新定儀注間有附論折衷頗爲詳慎但據沈堯中之說謂三年之喪當三十六月不知此說始於唐王元感而張柬之駁之其議遂寢載在唐書張柬之傳文嘉取之殊爲失考又謂宜公新宫災在薨後二十九月其時主猶在寢證古人喪不止

於二十七月尤爲誤中之誤考成公三年二月甲

子新宮灾杜註三年喪畢宣公神主新入廟故謂

之新宮據此則宣公之主已入廟矣公羊傳曰新

宮者宣公之宮也宣公則曷爲謂之新宮不忍言

也穀梁傳曰新宮者禰宮也迫近不敢稱謚恭也

據此則不稱宣公而稱新宮必不由於主不在廟

至胡傳始引劉絢之說謂不稱宣宮以未遷主於

三傳畧無所據然絢謂宣公薨至是二十有八月

緩於遷主則以緩遷爲失明矣今文嘉乃引以爲

三十六月之證則是以二十八月主不遷廟爲持喪之正經其誤又甚於絢矣文嘉又謂凡期喪皆有禫今考雜記曰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注曰此爲父在爲母也喪服小記曰爲父母妻長子禫是期之喪得禫者止有母妻及長子耳小記曰庶子在父之室則爲其母不禫又曰宗子母在爲妻禫明父在爲妻不禫則是母妻期喪且有不得禫者矣今文嘉謂凡期皆得禫尤未詳考葢是書未能窮源於禮經注疏第從家

禮諸書畧求節目宜其說之有離合也

右禮類雜禮書之屬十七部八十七卷內三部無卷數皆附

存目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六

經部二十六

春秋類一

說經家之有門戶自春秋三傳始然迄能並立於世其間諸儒之論中唐以前則左氏勝啖助趙匡以逮北宋則公羊穀梁勝孫復劉敞之流名爲棄傳從經所棄者特左氏事迹公羊穀梁月日例耳其推闡譏貶少可多否實陰本公羊穀梁法猶誅鄧析用竹刑也夫刪除事迹何由

知其是非無案而斷是春秋爲射覆矣聖人禁人爲非亦予人爲善經典所述不乏褒辭而操筆臨文乃無人不加誅絶春秋豈吉網羅鉗乎至於用夏時則改正朔削尊號則貶天王春秋又何僭以亂也沿波不返此類宏多雖舊說流傳不能盡廢要以切實有徵平易近理者爲本其瑕瑜互見者則別白而存之游談臆說以私意亂聖經者則僅存其目葢六經之中惟易包衆理事事可通春秋具列事實亦人人可解一

知半見議論易生著錄之繁二經為最故取之不可不慎也

春秋左傳正義六十卷 内府藏本

周左丘明傳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自劉向劉歆桓譚班固皆以春秋傳出左丘明左丘明受經於孔子魏晉以來儒者更無異議至唐趙匡始謂左氏非丘明蓋欲攻傳之不合經必先攻作傳之人非受經於孔子與王柏欲攻毛詩先攻毛詩不傳於子夏其智一也宋元諸儒相繼並起王安石有

春秋解一卷證左氏非丘明者十一事陳振孫書錄解題謂出依託今未見其書不知十一事者何據其餘辨論惟朱子謂虞不臘矣爲秦人語葉夢得謂記事終於智伯當爲六國時人似爲近理然考史記秦本紀稱惠文君十二年始臘張守節正義稱秦惠文王始效中國爲之明古有臘祭秦至是始用非至是始剏閻若璩古文尚書疏證亦駁此說曰史稱秦文公始有史以記事秦宣公初志閏月豈亦中國所無待秦獨創哉則臘爲秦禮之

說未可據也左傳載預斷禍福無不徵驗蓋不免從後傅合之惟哀公九年稱趙氏其世有亂後竟不然是未見後事之證也經止獲麟而弟子續至孔子卒傳載智伯之亡殆亦後人所續史記司馬相如傳中有揚雄之語不能執是一事指司馬遷爲後漢人也則載及智伯之說不足疑也今仍定爲左丘明作以祛衆惑至其作傳之由則劉知幾躬爲國史之言最爲確論疏稱大事書於策者經之所書小事書於傳者傳之所載觀晉史之書趙

盾齊史之書崔杼及甯殖所謂載在諸侯之籍者其文體皆與經合墨子稱周春秋載杜伯燕春秋載莊子儀宋春秋載祏觀辜齊春秋載王里國中里覈其文體皆與傳合經傳同因國史而修斯爲顯證知說經去傳爲舍近而求諸遠矣漢志載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注曰公羊穀梁二家則左氏經文不著於錄然杜預集解序稱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陸德明經典釋文曰舊夫子之經與丘明之傳相異杜氏合

而釋之則左傳又自有經考漢志之文既曰古經十二篇矣不應復云經十一卷觀公穀二傳皆十一卷與經十一卷相配知十一卷爲二傳之經故有是注徐彥公羊傳疏曰左氏先著竹帛故漢儒謂之古學則所謂古經十二篇即所傳之經故謂之古刻漢書者誤連二條爲一耳今以左傳經文與二傳校勘皆左氏義長知手錄之本確於口授之本也言左傳者孔奇孔嘉之說久佚不傳賈逵服虔之說亦僅偶見他書今世所傳惟杜注孔疏

爲最古杜注多強經以就傳孔疏亦多左杜而右劉〈案劉炫作規過以攻杜解凡所駁正孔疏皆以爲非〉是皆篤信專門之過不能不謂之一失然有注疏而後左氏之義明左氏之義明而後二百四十二年內善惡之迹一一有徵後儒妄作聰明以私意談褒貶者猶得據傳文以知其謬則漢晉以來藉左氏以知經義宋元以後更藉左氏以杜臆說矣傳與注疏均謂有大功於春秋可也

春秋公羊傳註疏二十八卷〈內府藏本〉

漢公羊經傳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案漢書藝文志公羊傳十一卷班固自注曰公羊子齊人案漢藝文志不題顏師古名者皆因之自注顏師古注曰名高案此據春秋說題詞之文見徐彥疏所引徐彥疏引戴宏序曰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與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何休之注亦同休說見隱公二年紀子伯莒子盟于密條下今觀傳中有子沈子曰子司馬子曰子女子曰子北宮子曰又有高子曰魯子曰蓋皆傳授之經師不盡

出於公羊子定公元年傳正棺于兩楹之間兩句

穀梁傳引之直稱沈子不稱公羊是併其不著姓

氏者亦不盡出公羊子且併有子公羊子曰尤不

出於高之明證知傳確爲壽撰而胡母子都助成

之舊本首署高名葢未審也又羅璧識遺稱公羊

穀梁自高赤作傳外更不見有此姓萬見春謂皆

姜字切韻脚疑爲姜姓假托按鄒爲邾婁披爲勃

鞮木爲彌牟殖爲舌職記載音訛經典原有是事

至弟子記其先師子孫述其祖父必不至竟迷本

字別用合聲璧之所言殊爲好異至程端學春秋本義竟指爲漢初人則講學家臆斷之詞更不足與辨矣三傳與經文漢志皆各爲卷帙以左傳附經始於杜預公羊傳附經則不知始自何人觀何休解詁但釋傳而不釋經與杜異例知漢末猶自別行今所傳蔡邕石經殘字公羊傳亦無經文足以互證今本以傳附經或徐彥作疏之時所合併歟彥疏文獻通考作三十卷今本乃作二十八卷或彥本以經文併爲二卷別冠於前後人又散

入傳中故少此二卷亦未可知也彥疏唐志不載崇文總目始著錄稱不著撰人名氏或云徐彥董逌廣川藏書志亦稱世傳徐彥不知時代意其在貞元長慶之後考疏中邲之戰一條猶及見孫炎爾雅注完本知在宋以前又葬桓王一條全襲用楊士勛穀梁傳疏知在貞觀以後中多自設問答文繁語複與邱光庭兼明書相近亦唐末之文體董逌所云不為無理故今從逌之說定為唐人焉

春秋穀梁傳註疏二十卷 內府藏本

晉范甯集解唐楊士勛疏其傳則士勛疏稱穀梁子名俶字元始一名赤受經於子夏爲經作傳則當爲穀梁子所自作徐彥公羊傳疏又稱公羊高五世相授至胡母生乃著竹帛題其親師故曰公羊傳穀梁亦是著竹帛者題其親師故曰穀梁傳則當爲傳其學者所作按公羊傳定公即位一條引子沈子曰何休解詁以爲後師（按此注在隱公十一年所引子沈子條下）此傳定公即位一條亦稱沈子曰公羊穀梁既同師子夏不應及見後師又初獻六羽一條稱

穀梁子曰傳既穀梁自作不應自引已說且此條又引尸子曰尸佼爲商鞅之師鞅既誅佼逃於蜀其人亦在穀梁後不應預爲引據疑徐彦之言爲得其實但誰著於竹帛則不可考耳漢書藝文志載公羊穀梁二家經十一卷傳亦各十一卷則經傳初亦别編范甯集解乃併經注之疑即甯之所合定公元年春王三月一條發傳於春王二字之下以三月别屬下文頗疑其割裂然考劉向說苑稱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向受穀

梁春秋知穀梁經文以春王二字別爲一節故向

有此讀至公觀魚于棠一條葬桓王一條杞伯來

逆叔姬之喪以歸一條曹伯廬卒于師一條天王

殺其弟佞夫一條皆冠以傳曰字惟桓王一條與

左傳合餘皆不知所引何傳疑甯以傳附經之時

每條皆冠以傳曰字如鄭元王弼之易有彖曰象

曰之例後傳寫者刪之此五條其削除未盡者也

甯註本十二卷以兼載門生故吏子弟之說各列

其名故曰集解晉書本傳稱甯此書爲世所重既

而徐邈復爲之註世亦稱之今考書中乃多引邈註未詳其故又自序有商畧名例之句疏稱甯別有畧例十餘條此本不載然注中時有傳例曰字或士勛割裂其文散入注疏中歟士勛始末不可考孔頴達左傳正義序稱與故四門博士楊士勛參定則亦貞觀中人其書不及頴達書之賅洽然諸儒言左傳者多言公穀者少既乏憑藉之資又左傳成於衆手此書出於一人復鮮佐助之力詳畧殊觀固其宜也其疏長狄眉見於軾一條迺綴

於身橫九畝句下與注相離蓋邢昺刊正之時又

多失其原第亦不盡士勛之舊矣

箴膏肓一卷起廢疾一卷發墨守一卷山西巡撫採進本

漢鄭元撰後漢書元本傳稱任城何休好公羊學

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元乃發墨守

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

以伐我乎其卷目之見隋書經籍志者有左氏膏

肓十卷穀梁廢疾三卷公羊墨守十四卷皆注何

休撰而又別出穀梁廢疾三卷注云鄭元釋張靖

箋似鄭氏所釋與休原本隋以前本自别行至舊
唐書經籍志所載膏肓廢疾二書卷數並同特墨
守作二卷爲稍異其下並注鄭元箴鄭元發鄭元
釋云云則已與休書合而爲一廹於宋世漸以散
佚惟崇文總目有左氏膏肓九卷而陳振孫所見
本復闕宣定哀三公振孫謂其錯誤不可讀疑爲
後人所録已非隋唐志之舊其後漢學益微即振
孫所云不全之左氏膏肓亦遂不可復見矣此本
凡箴膏肓二十餘條起廢疾四十餘條發墨守四

條葢從諸書所引掇拾成編不知出自誰氏或題爲宋王應麟輯亦別無顯據殆因應麟嘗輯鄭氏周易注齊魯韓三家詩考而以類推之歟然玉海之末不附此書不應其孫不見而後來反有傳本也今以諸書校勘惟詩大明篇疏所引宋襄公戰泓一條尙未收入其餘並已蒐採無遺雖不出自應麟手要亦究心古義者之所爲矣謹爲掇拾補綴著之於錄雖視原書不及什之一二而排比薈萃畧存梗槩爲鄭氏之學者或亦有所考焉

春秋釋例十五卷永樂大典本

晉杜預撰預事跡詳晉書本傳是書以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歸總於凡左傳稱凡者五十其別四十有九皆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因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亦有舊史所不書適合仲尼之意者仲尼即以為義非互相比較則褒貶不明故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為部先列經傳數條以包

通其餘而傳所述之凡繫焉更以己意申之名曰釋例地名本之泰始郡國圖世族譜本之劉向世本與集解一經一緯相爲表裏晉書稱預自平吳後從容無事乃著集解又參考衆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歷備成一家之學比老乃成今考土地名篇稱孫氏僭號於吳故江表所記特略則其屬稿實在平吳以前故所列多兩漢三國之郡縣與晉時不盡合至盟會圖長歷則皆書中之一篇非別爲一書觀預所作集解序可見史

所言者未詳晉書文稱當時論者謂預文義質直世人未之重惟秘書監摯虞賞之考嵇含南方草木狀稱晉武帝賜杜預蜜香紙萬番寫春秋釋例及經傳集解則當時固重其書史所言者亦未盡確也其書自隋書經籍志而後並著於錄均止十五卷惟元吳萊作後序云四十卷豈元時所行之本卷次獨分析乎自明以來是書久佚惟永樂大典中尚存三十篇並有唐劉蕡原序其六篇有釋例而無經傳餘亦多有闕文謹隨篇掇拾取孔穎

達正義及諸書所引釋例之文補之校其訛謬釐為二十七篇仍分十五卷以還其舊吳萊後序亦併附焉按預集解序云釋例凡四十部崇文總目云凡五十三例而孔頴達正義則云釋例事同則為部小異則附出孤經不及例者聚於終篇四十部次第從隱即位為首先有其事則先次之世族土地事既非例故退之終篇之前是土地名起於宋衞遇於垂世族譜起於無駭卒無駭卒在遇垂之後故地名在世族前今是書原目不可考故因

孔氏所述之大指推而廣之取其事之見經先後
爲序長歷一篇則次之土地名世族譜後以集解
序述歷數在地名譜第後也土地名篇釋例云據
今天下郡國縣邑之名山川涂道之實爰及四表
皆圖而備之然後以春秋諸國邑盟會地名附列
之名曰古今書春秋盟會圖別集疏一卷附之釋
例所畫圖本依官司空圖據泰始之初郡國爲正
孫氏初平江表十四郡皆貢圖籍荆揚徐三州皆
改從今爲正不復依用司空圖則是書應有圖而

今已佚又有附盟會圖疏體載郡縣皆是元魏隋唐建置地名非晉初所有而陽城一條且記唐武后事當是預本書已佚而唐人補輯及土地名所釋亦有後人增益之語今仍錄原文而各加辨證於下方考預書頗有曲從左氏之失而用心周密後人無以復加其例亦皆參考經文得其體要非公穀二家穿鑿月日者比摯虞謂左丘明本為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為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案故字文義未明疑為當字之譌以晉書原本如是

姑仍其舊文

良非虛美且永樂大典所載猶宋時古本襯夫人內女歸寧例一篇末云凡若干字經傳若干字釋例若干字當時校讐精當槪可想見如長歷載文公四年十有二月壬寅夫人風氏薨杜云十二月庚午朔無壬寅近刻注疏本並作十有一月按十一月庚子朔三日得壬寅不可謂無壬寅也又襄公六年經文本云十有二月齊侯滅萊而近刻左傳本前則曰十有一月齊侯滅萊恃謀也後則曰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今考長

歴十一月丁丑朔是月無丙辰十二月丁未朔十
日得丙辰杜預繫此日於十二月下不言日月有
誤可見今本傳文兩言十一月皆十二月之訛也
如此之類可以校訂舛訛者不可縷數春秋以左
傳爲根本左傳以杜解爲門徑集解又以是書爲
羽翼緣是以求筆削之旨亦可云考古之津梁窮
經之淵藪矣

春秋集傳纂例十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唐陸淳撰蓋釋其師啖助并趙匡之說也助字叔

佐本趙州人徙關中官潤州丹陽縣主簿匡字伯
循河東人官洋州刺史淳字伯沖吳郡人官至給
事中後避憲宗諱改名質事迹具唐書儒學傳案
二程遺書陳振孫書錄解題及朱臨作是編後序
皆云淳師助匡舊唐書云淳師匡匡師助新唐書
則云趙匡陸淳皆助高弟按呂溫集有代人進書
表稱以啖助爲嚴師趙匡爲益友又淳自作修傳
始終記稱助爲啖先生稱匡爲趙子餘文或稱爲
趙氏重修集傳義又云淳秉筆執簡侍於啖先生

左右十有一年而不及匡又柳宗元作淳墓表亦
稱助匡爲淳師友嘗時序述顯然明白劉昫以下
諸家並傳聞之悞也助之說春秋務在考三家得
失彌縫漏闕故其論多異先儒如論左傳非丘明
所作漢書丘明授曾申申傳吳起自起六傳至
賈誼等說亦皆附會公羊名高穀梁名赤未必是
實又云春秋之文簡易先儒各守一傳不肯相通
互相彈射其弊滋甚左傳序周晉齊宋楚鄭之事
獨詳乃後代學者因師授衍而通之編次年月以

爲傳記又雜采各國諸卿家傳及卜書夢書占書縱橫小說故序事雖多釋經殊少猶不如公穀之於經爲密其論未免一偏故歐陽修晁公武諸人皆不滿之而程子則稱其絕出諸家有擴異端開正途之功蓋舍傳求經實導宋人之先路生臆斷之弊其過不可掩破附會之失其功亦不可沒也助書本名春秋統例僅六卷卒後淳與其子異裒錄遺文請匡損益始名纂例成於大歷乙卯定著四十篇分爲十卷唐書藝文志亦同此本卷數相

符蓋猶舊帙其第一篇至第八篇爲全書總義第九篇爲魯十二公併世緒第三十六篇以下爲經傳文字脫謬及人名國名地名其發明筆削之例者實止中間二十六篇而已袁桷後序稱此書廢已久所得爲寶章桂公校本聞蜀有小字本惜未之見吳萊柳貫二後序皆稱得平陽府所刊金泰和三年禮部尚書趙秉文家本是元時已爲難得其流傳至今亦可謂巋然獨存矣

春秋微旨三卷內府藏本

唐陸淳撰案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唐志有淳春秋集傳二十卷今不存又有微旨一卷未見袁桷作淳春秋纂例後序稱來杭得微旨三卷乃皇祐間汴本葢其書刻於開封故南渡之後遂罕傳本至桷得北宋舊槧乃復行於世也柳宗元作淳墓表稱春秋微旨二篇唐書藝文志亦作二卷此本三卷不知何時所分然卷首有淳自序實稱總爲三卷或校刊柳集者誤三篇爲二篇修唐書者因之歟是書先列三傳異同參以啖趙之說而斷其是

非自序謂事或反經而志協乎道跡雖近義而意實蘊姦或本正而末邪或始非而終是介於疑似之間者並委曲發明故曰微旨其書雖淳所自撰而每條必稱淳聞之師曰不忘本也自序又謂三傳舊說亦並存之其義當否則以朱墨爲別今所行本於應用朱書者皆以方匡界畫其起訖意是祐舊本以木本不能具朱墨故用嘉祐本草之例以陰文陽文爲例後人傳寫又難於雙鉤遂以界畫代之以非大旨所繫今亦姑仍其式而附著舊

例於此焉

春秋集傳辨疑十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唐陸淳所述啖趙兩家攻駁三傳之言也柳宗元作淳墓誌稱辨疑七篇唐書藝文志同吳萊作序亦稱七卷此本十卷亦不知何人所分刊本於萊序之末附載延祐五年十一月集賢學士克酬原作曲出今改正言唐陸淳所著春秋纂例辨疑微旨三書有益後學請令江西行省鋟梓云云其分於是時歟淳所述纂例一書蓋啖助排比科條自發筆削

之旨其攻擊三傳總舉大意而已此書乃舉傳文之不入纂例者縷列其失一字一句而詰之故曰辨疑所述趙說爲多啖說次之冠以凡例一篇計十七條但明所以刪削經文傳文之故其去取之義則仍經文年月以次記之中如鄭伯克段傳啖氏謂鄭伯必不囚母殊嫌臆斷以是爲例豈復有可信之史況大隧故迹水經注具有明文安得指爲左氏之虛撰如斯之類不免過於泥古又如齊衛胥命傳其說與荀子相符當時去聖未遠必有

所受而趙氏以為譏其無禮如斯之類多未免有意求瑕又如叔姬歸于紀傳穀梁以為不言逆逆之道微淳則謂不言逆者皆夫自逆夫禮聞送媵不聞逆媵傳則失之禮聞親迎妻不聞親迎娣姪淳說亦未為得如斯之類亦不免愈辨而愈非然左氏事實有本而論斷多疎公羊穀梁每多曲說而公羊尤甚漢以來各守專門論甘者忌辛是丹者非素自是書與微旨出抵隙蹈瑕往往中其窾會雖瑕瑜互見要其精核之處實有漢以來諸儒

未發者固與鑿空杜撰橫生枝節者異矣

春秋名號歸一圖二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蜀馮繼先撰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是書所列人名周一魯二齊三晉四楚五鄭六衛七秦八宋九陳十蔡十一曹十二吳十三邾十四杞十五莒十六滕十七薛十八許十九雜小國二十崇文總目謂其以官諡名字裒附初名之左文獻通考引李燾云昔丘明傳春秋於列國君臣之名字不一其稱多者或至四五始學者蓋病其紛錯難記繼先集

其同者爲一百六十篇以是二端推之是繼先舊本本爲旁行斜上如表譜之體故以圖爲名而分至一百六十篇也今本目次與振孫所言合其每一人爲一條既非襄附初名之左亦無所謂一百六十篇者與崇文總目及李燾所說迥異按岳珂雕印相臺九經記云春秋名號歸一圖二卷刻本多訛錯嘗合京杭建蜀本參校有氏名異同實非一人而合爲一者有名字若殊本非二人而析爲二者有自某國適他國而前後互見者有稱某公

與某年而經傳不合者或以傳爲經或以注爲傳或偏旁疑似而有亥豕之差或行款牽連而無甲乙之别今皆訂其譌謬且爲分行以見别書然則今本葢珂所刊定移易非復李燾以前之舊本觀燾所稱宋大夫莊堇秦右大夫詹傳未始有父字而繼先輒增之若子韓晳者葢齊頃公孫世族譜與傳同而繼先獨以爲韓子晳與楚鄭二公孫黑共篇今檢驗此本皆無此文則爲珂所刪改明矣

春秋年表一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陳振孫書錄解題云春秋二十國年表一卷不知何人作自周而下次以魯蔡曹衛滕晉鄭齊秦楚宋杞陳吳越邾莒薛小邾館閣書目有年表二卷元豐中楊彥齡撰自周之外凡十三國又董氏藏書志有年表無撰人自周至吳越凡十國征伐朝覲會同皆書今此表正二十國與書錄解題所載同蓋即陳振孫所見也其書在宋本自單行岳珂雕印九經乃以附春秋之後珂記云春秋年表今諸國或闕號名或紊年月參之經

傳多有舛錯今皆為刊正諸國君卒與立皆書惟魯闕今依經傳添補廖本無年表歸一圖今既刊公穀并補二書以附經傳之後是此書經珂刊補與馮繼先之名號歸一圖同刻者通志堂經解不考岳珂之語乃與名號歸一圖連為一書亦以為馮繼先所撰誤之甚矣

春秋尊王發微十二卷 内府藏本

宋孫復撰復字明復平陽人事蹟詳宋史儒林傳案李燾續通鑑長編曰中丞國子監直講孫復治

春秋不惑傳注其言簡易得經之本義旣被疾樞密使韓琦言於上選書吏給紙札命其門人祖無擇即復家錄之得書十五卷藏秘閣然此書實十二卷考中興書目別有復春秋總論三卷蓋合之共爲十五卷爾今總論已佚惟此書尚存復之論上祖陸淳而下開胡安國謂春秋有貶無褒大抵以深刻爲主晁公武讀書志載常秩之言曰明復爲春秋猶商鞅之法棄灰於道者有刑步過六尺者有誅蓋篤論也而宋代諸儒喜爲苛議顧相與

推之沿波不返遂使孔庭筆削變爲羅織之經夫知春秋者莫如孟子不過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耳使二百四十年中無人非亂臣賊子則復之說當矣如不盡亂臣賊子則聖人亦必有所節取亦何至由天王以及諸侯大夫無一人一事不加誅絕者乎過於深求而反失春秋之本旨者實自復始雖其間辨名分別嫌疑於興亡治亂之機亦時有所發明統而核之究所謂功不補患者也以後來說春秋者深文鍛鍊之學大抵用此書爲根

柢故特錄存之以著履霜之漸而具論其得失如右程端學稱其尊王發微總論二書外又有三傳辨失解朱彝尊經義考因之然其書史不著錄諸儒亦罕所稱引考宋史藝文志及中興書目均有王日休所撰春秋孫復解三傳辨失四卷或即日休之書端學誤以爲復作歟然則是駁復之書非復所撰也

春秋皇綱論五卷　內府藏本

宋王晳撰自稱太原人其始末無可考陳振孫書

錄解題言其官太常博士考龔鼎臣東原錄載眞宗天禧中錢惟演奏留曹利用丁謂事稱晏殊以語翰林學士王晳則不止太常博士矣王應麟玉海云至和中晳撰春秋通義十二卷據三傳注疏及啖趙之學其說通者附經文之下闕者用己意釋之又異義十二卷皇綱論五卷今通義異義皆不傳惟是書尚存凡爲論二十有二皆發明夫子筆削之旨而考辨三傳及啖助趙匡之得失（按趙匡書中皆作趙正葢避太祖之諱其尊王下篇引論語作一正天下亦同此例）其言多明白

平易無穿鑿附會之習其孔子修春秋篇曰若專
爲誅亂臣賊子使知懼則尊賢旌善之旨闕矣足
破孫復等有貶無褒之說其傳釋異同篇曰左氏
善覽舊史兼該衆說得春秋之事迹甚備然於經
外自成一書故有貪惑異說採掇過當至於聖人
微旨頗亦疎略而大抵有本末葢出一人之所撰
述也公穀之學本於議論擇取諸儒之說繫於經
文故雖不能詳其事迹而於聖人微旨多所究尋
然失於曲辨贅義鄙淺叢雜葢出於衆儒之所講

說也又曰左氏好以一時言貌之恭惰與卜筮巫

醫之事推定禍福靡有不驗此其蔽也固當裁取

其文以通經義如玉之有瑕但棄瑕而用玉不可

並棄其玉也二傳亦然亦足破孫復等盡廢三傳

之說在宋人春秋解中可謂不失古義惟郊禘篇

謂周公當用郊禘成王賜之不爲過魯國因之不

爲僭殺大夫篇謂凡書殺大夫大夫皆罪大夫不能見

幾先去則偏駁之見不足爲訓矣

春秋通義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考宋史藝文志蹇遵品王晳家安國邱葵皆有春秋通義其書均佚不傳蹇氏王氏書各十二卷家氏書二十四卷邱氏書二卷此本僅存一卷凡四十八條編端冠以小序稱孔子之修春秋也因其舊文乘以新意正例筆之常事削之其有繆戾乖刺然後從而正之别彙之曰特筆而小序之後亦以特筆二字爲標題葢此卷爲通義中之一種但不知四家中爲誰氏之書耳然如星隕如雨一條公羊引不修春秋曰隕星不及地

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隕如雨此特潤色舊文非關褒貶以為特筆於義不倫至其督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故先書殤公後書孔父傳有明文真特筆也而反不及之亦屬挂漏至於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終之以獲麟明亂極必治而王者之迹卒不熄則其說高於諸家多矣

春秋權衡十七卷內府藏本

宋劉敞撰敞字原父臨江新喻人慶歷中舉進士官至集賢院學士事迹具宋史本傳據其弟攽作

敞行狀及歐陽修作敞墓誌俱稱敞春秋傳十五卷權衡十七卷說例二卷文權二卷意林五卷王應麟玉海所記亦同陳振孫書錄解題曰原父始爲權衡以平三家之得失然後集衆說斷以己意而爲之傳傳所不盡者見之意林然則傳之作在意林前此書又在傳前敞春秋之學此其根柢矣自序謂權衡始出世無有能讀者又謂非達學與通人則亦必不能觀之其自命甚高葉夢得作春秋傳於諸家義疏多所排斥尤詆孫復尊王發微

謂其不深於禮學故其言多自牴牾有甚害於經者雖槩以禮論當時之過而不能盡禮之制尤為膚淺惟於敞則推其淵源之正蓋敞邃於禮故是書進退諸說往往依經立義不似復之意為斷制此亦說貴徵實之一驗也

春秋傳十五卷 內府藏本

宋劉敞撰敞所作春秋權衡及意林宋時即有刊本此傳則諸家藏弆皆寫本相傳近時通志堂刻入經解始有板本故論者或疑其偽然核其議論

體裁與敞所著他書一一脗合非後人所能贗作也其書皆節錄三傳事蹟斷以已意其褒貶義例多取公羊穀梁如以莊公圍郕師還為仁義以公孫寧儀行父為有存國之功以晉殺先穀為疾過以九月用郊為用人而趙鞅入晉陽以叛一條尙沿二傳以地正國之謬皆不免於膠固其經文雜用三傳不主一家每以經傳連書不復區畫頗病混淆又好減損三傳字句往往改竄失眞如左傳惜也越竟乃免何後人本疑非孔子之言敞改為

討賊則免而仍以孔子曰冠之殊爲踳駁考黃伯思東觀餘論稱考正書武成實始於敞則宋代改經之弊敞導其先宜其視改傳爲固然矣然論其大致則得經意者爲多蓋北宋以來出新意解春秋者自孫復與敞始復沿啖趙之餘波幾於盡廢三傳敞則不盡從傳亦不盡廢傳故所訓釋爲遠勝於復焉

春秋意林二卷 內府藏本

宋劉敞撰宋史藝文志作二卷王應麟玉海作五

卷馬端臨經籍考則併春秋權衡春秋傳春秋意林總題三十四卷今考權衡實十七卷傳實十五卷合以意林二卷正得三十四卷與宋志合則玉海作五卷傳寫誤也元吳萊常作是書後序云劉子作春秋權衡自稱書成世無有能讀者至意林猶未脫稿多遺闕今觀其書或僅標經文數字不置一字或草草數言文不相屬而下註云云二字或一條之下别標他目一兩字與本文迥不相關或佶屈聱牙猝難句讀或僅引其端而詞如未畢

其爲隨筆劄記屬稿未竟之書顯然可證葉所說

誠不誣也又敞既苦志研求運意深曲又好雕琢

其詞使在可解不可解之間然考葉夢得石林春

秋傳稱不知經者以其難入或詆以爲用意太過

出於穿鑿然熟讀深思其間正名分別嫌疑大義

微言灼然得聖人之意者亦頗不少文體之澁存

而不論可矣

春秋傳說例一卷永樂大典本

宋劉敞撰案敞行狀墓誌俱稱春秋說例二卷陳

振孫書錄解題則以爲一卷蓋傳抄分合互有不同至宋史藝文志獨稱啖說例十一卷殆傳寫誤衍一十字或竟以十一篇爲十一卷也啖春秋傳權衡意林三書通志堂經解有刊板文權與說例二書則僅有其名絕無傳本今檢永樂大典尙雜引說例之文謹詳加綴輯仍釐爲一卷據書錄解題稱說例凡四十九條今之所裒僅二十五條止得其半且多零篇斷句不盡全文又惟公卽位例與例使來例師行例大夫奔例殺大夫例弗不例

七條載有原文標目餘則說存而標目佚今並詳釋本文做原存諸條體例爲之校補又諸書所載俱稱春秋說例惟永樂大典本加傳字按是編比事以發論乃其傳文襃貶之大旨永樂大典所載似尚屬宋刻之舊今亦從之敞說春秋頗出新意而文體則多摹公穀諸書皆然是編尤爲簡古惟說大夫即卿例一條稱晉不當有三軍而以周禮爲後人附會未免稍偏又宣公十八年經文歸父還自晉敞春秋傳從左氏作至笙而是編則從公

穀作至理亦頗自相牴牾其餘則大致精核多得經意而宋元說經諸家都未徵引可知自宋以後已稱罕覯是編崖略幸存固春秋家所當寶貴矣

春秋經解十三卷　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宋孫覺撰覺字莘老高郵人擢進士第官至御史中丞事蹟具宋史本傳此書題曰龍學孫公蓋覺致仕之時以龍圖閣學士兼侍講提舉醴泉觀也覺早從胡瑗遊傳其春秋之學大旨以抑霸尊王為主自序稱左氏多說事迹公穀以存梗槩今以

三家之說較其當否而穀梁最爲精深且以穀梁爲本其說是非褒貶則䧧取三傳及歷代諸儒啖趙陸氏之說長者從之其所未聞則以安定先生之說解之今𤩎口義五卷已佚傳其緒論惟見此書周麟之䟦稱初王安石欲釋春秋以行於天下而莘老之傳已出一見而有惎心自知不能出其右遂詆聖經而廢之邵輯序稱是書作於晚年謂安石因此廢春秋似未必盡然然亦可見當時甚重其書故有此說也宋史藝文志載覺春秋經解

十五卷又春秋學纂十二卷春秋經社要義六卷

宋彝尊經義考據以著錄於經解注曰存於學纂

要義皆注曰佚然今本實十三卷自隱公元年至

獲麟首尾完具無所殘闕與宋志所載不符考陳

振孫書錄解題載春秋經解十五卷春秋經社要

義六卷而無春秋學纂王應麟玉海載春秋經社

要義六卷春秋學纂十二卷而無春秋經解其學

纂條下注曰其說以穀梁爲本及采左氏公羊歷

代諸儒所長間以其師胡瑗之說斷之分莊公爲

上下云云與今本一一相合然則春秋學纂即春秋經解之别名宋志誤分爲二書並訛其卷數書錄解題亦訛十三卷爲十五卷惟玉海所記爲得其眞矣

春秋集解十二卷 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宋蘇轍撰先是劉敞作春秋意林多出新意孫復作春秋尊王發微更舍傳以求經古說於是漸廢後王安石詆春秋爲斷爛朝報廢之不列於學官轍以其時經傳並荒乃作此書以矯之其說以左

氏為主左氏之說不可通乃取公穀啖趙諸說以足之蓋以左氏有國史之可據而公穀以下則皆意測者也自序稱自熙寧間謫居高安為是書暇輒改之至元符元年卜居龍川凡所改定覽之自謂無憾蓋積十餘年而書始成其用心勤懇愈於奮臆遽談者遠矣朱彝尊經義考載陳宏緒跋曰左氏紀事粲然具備而亦間有悖於道者公穀雖以臆度解經然亦得失互見如戎伐凡伯于楚丘穀梁以戎為衛齊仲孫來公穀皆以為魯慶父胥

滅項文皆以爲齊實滅之顯然與經謬戾其失固不待言至如隱四年秋翬率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衞人伐鄭桓十有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莊二十有四年夏公如齊逆女諸如此類似公穀之說妙合聖人精微而賴濵一槩以深文詆之因噎廢食讀者掩其短而取其長可也其論是書頗允此本不載蓋刻在宏緒前也宋史藝文志稱是書爲春秋集傳文獻通考則作集解與今本合如宋志爲傳寫誤矣

春秋辨疑四卷永樂大典本

宋蕭楚撰楚字子荆廬陵人紹聖中游太學貢禮部不第於時蔡京方專國楚憤疾其姦謂京且將爲宋王莽誓不復仕遂退而著書明春秋之學趙暘馮澥胡銓皆師事之建炎四年始卒曾敏行獨醒雜志稱所著春秋經辨行於廬陵宋史亦載其春秋經解十卷朱彞尊經義考謂其已佚僅摭錄胡銓之序此本所載銓序與經義考合惟題曰春秋辨疑爲小異或後來更定史弗及詳歟江西通

志及萬姓統譜皆云是書四十九篇今止四十四篇蓋有佚脫宋志云十卷今永樂大典所載止二卷則明人編輯所合併也書之大旨主於以統制歸天王而深戒威福之移於下雖多爲權姦柄國而發而持論正大實有合尼山筆削之義與胡安國之牽合時事動乖經義者有殊與孫復之名爲尊王而務爲深文巧詆者用心亦別陳振孫書錄解題稱胡銓以春秋登第歸拜牀下楚告之曰學者非但拾一第身可殺學不可辱毋禍我春秋乃

佳厥後銓以孤忠讜論震耀千秋則其師弟之於春秋非徒以口講耳受者矣每篇各有注文皆楚自作亦間有胡銓及他弟子所附大謹以原注及胡銓附註別題之而以今所校正附其下俾各不相淆焉

經部二十七

春秋類二

春秋經解十二卷永樂大典本

宋崔子方撰子方字彥直號西疇居士晁說之集又稱其字伯直葢有二字也朱彝尊經義考稱其嘗知滁州曾子開爲作茶仙亭記經解諸書皆罷官後所作考子方宋史無傳惟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稱其於紹聖間三上疏乞置春

秋博士不報乃隱居眞州六合縣杜門著書者三十餘年陳振孫書錄解題所載大畧相同朱震進書劄子亦稱爲東川布衣彝尊之說不知何據惟永樂大典引儀眞志一條云子方與蘇黃游嘗爲知滁州曾子開作茶仙亭記刻石醉翁亭側黃庭堅稱爲六合佳士殆彝尊誤記是事故云然歟者子方著是書時王安石之說方盛行故不能表見於世至南渡以後其書始顯王應麟玉海載建炎二年六月江端友請下湖州取崔子方所著春秋

傳藏祕書紹興六年八月子方之孫若上之是時
朱震爲翰林學士亦有劄子上請當時益甚重其
書矣子方自序云聖人欲以繩當世之是非著來
世之懲勸故辭之難明者著例以見之例不可盡
故有日月之例有變例愼思精考若網在綱又後
序一篇具述其疏解之宗旨大抵推本經義於三
傳多所糾正如以晉文圍鄭謂討其不會翟泉以
郕伯來奔爲見迫於齊以齊侯滅萊不書名辨禮
記諸侯滅同姓名之誤類皆諸家所未發雖其中

過泥日月之例持論不無偏駁而條其長義實足自成一家所撰凡經解本例例要三書通志堂經解刊本僅有本例今從永樂大典裒輯成編各還其舊自僖公十四年秋至三十二年襄公十六年夏至三十一年永樂大典並闕則取黃震日抄所引及本例補之其他本例所釋有引伸此書所未發或與此書小有異同者並節取附錄而卷袠書名則並遵宋史至子方原書經文已不可見今以所解參證知大畧皆從左氏而亦間有從公穀者

故與胡安國春秋傳或有異同以非宏旨之所繫今亦各隨原文錄之焉

春秋本例二十卷 內府藏本

宋崔子方撰是書大旨以為聖人之書編年以為體舉時以為名著日月以為例而日月之例又其本故曰本例凡一十六門皆以日月時推之而分著例變例二則州分部居自成條理考公羊穀梁二傳專以日月為例固有穿鑿破碎之病然經書公子益師卒左傳稱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則日

月爲例已在二傳之前疑其時去聖未遠必有所受但予奪筆削寓義宏深日月特其中之一例故一家所說時亦有合而推之以槩全經則支離轇轕而不可以盡通至於必不可通於是乎委曲遷就而變例生焉此非以日月爲例之過而全以日月爲例之過也亦猶易中有互體未嘗非取象之一義故繫辭稱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然使必卦卦以互體求象則牽合穿鑿其說遂至於難通王弼註易一掃互體啖助趙匡說春

秋亦一掃諸例而空之豈非有激而然乎子方此書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其學辨正三傳之是非而專以日月爲例則正蹈其失而不悟所論甚允然依據舊傳雖嫌墨守要猶愈於放言高論逞私臆而亂聖經說春秋者古來有此一家今亦未能遽廢焉

春秋例要一卷永樂大典本

宋崔子方撰考宋史藝文志載子方春秋經解十二卷本例例要二十卷以本例例要統爲卷數知

子方所著原本此書與本例合併為一矣朱彝尊經義考稱本例例要二十卷並存亦未為分析今通志堂所刊之本例則析目錄別為一卷以足二十卷之數而例要闕焉葢傳寫者佚其例要一卷後來遂誤以本例目錄為例要而不知其別有一篇彝尊所見當即此本故誤註為並存也今考永樂大典尚多載其原文雖分析為數十百條繫於各字之下而尋其端緒尚可相屬較通志堂本所載目錄一字不同灼然知通志堂本為不全之帙

謹編綴前後釐依本例次序排纂成編以還于方
所著三書之舊焉

春秋五禮例宗七卷 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宋張大亨撰大亨字嘉父湖州人登元豐乙丑乙科何遠春渚紀聞王明清玉照新志並載其嘗官司勳員外郎以王國侍讀侍講官名與朝廷相紊奏請改正事陳振孫書錄解題則稱為直秘閣吳興張大亨撰蓋舉其所終之官也考左傳發凡杜預謂皆周公禮典韓起見易象春秋亦謂周禮在

曾孫復作春秋尊王發微葉夢得譏其不深於禮學故其言多自牴牾蓋禮與春秋本相表裏大亨是編以杜預釋例與經踳駁兼不能賅盡陸淳所集啖趙春秋纂例亦支離失真因取春秋事蹟分吉凶軍賓嘉五禮依類別記各爲總論義例賅貫而無諸家拘例之失振孫稱其詳洽殆非溢美吳澄春秋纂言分列五禮多與此書相出入朱彝尊經義考載此書十卷注曰存而諸家寫本皆佚其軍禮三卷然永樂大典凡引此書皆吉凶嘉賓四

禮之文軍禮絕無一字則此三卷之佚久矣𤣥嵩偶未核檢也

春秋通訓六卷永樂大典本

宋張大亨撰是書自序謂少聞春秋於趙郡和仲先生考宋蘇軾年譜軾本字和仲又蘇洵族譜稱爲唐相蘇頲之裔孫系出趙郡今所傳軾題烟江疊嶂圖詩石刻末亦有趙郡蘇氏印然則趙郡和仲先生即軾也蘇籀雙溪集載大亨以春秋義問軾軾答書云春秋儒者本務然此書有妙用學者

罕能領會多求之繩約中乃近法家者流苛細繳繞竟亦何用惟左丘明識其用終不肯盡言微見端兆欲使學者自求之云云與大亨所序亦合蓋其學出於蘇氏故議論宗㫖亦近之陳振孫書録解題及宋史藝文志並作十六卷朱彞尊經義考云已佚此本載永樂大典中十二公各自為卷而隱公莊公襄公昭公又自分上下卷與十六卷之數合然每卷篇頁無多病其繁碎今併為六卷以便省覽其文則無所佚脱也

春秋傳二十卷 浙江朱彛尊家曝書亭藏本

宋葉夢得撰夢得字少蘊號石林吳縣人紹聖四年進士南渡後官至崇信軍節度使事蹟具宋史文苑傳夢得以孫復春秋尊王發微主於廢傳以從經蘇轍春秋集解主於從左氏而廢公羊穀梁皆不免有弊故是書參考三傳以求經不得於事則考於義不得於義則考於事更相發明頗為精核開禧中其孫𥳑刋於南劍州真德秀跋之稱其闢邪說黜異端有補世教不淺宋史藝文志又載

夢得別有春秋考三十卷讞三十卷指要總例二卷石林春秋八卷今讞考二書散見永樂大典中尚可得其大槩餘皆散佚惟此傳猶爲完書南窻記事載夢得爲春秋書其別有四解釋音義曰傳訂正事實曰考捂擊三傳曰讞編列凡例曰例嘗語徐惇濟曰吾之爲此名前古所未見也惇濟曰吳程秉著書三萬餘言曰周易摘尚書駮論語㢸得無近是乎云云案此傳不專釋音義其說已非至於以一字名書古人多有卽以春秋而論傳爲

通名不必言矣如漢志所載鐸氏張氏皆有春秋微公羊傳疏有閔因春秋序後漢書有鄭衆春秋刪隋志有何休春秋讖崔靈恩春秋序孫炎併先有春秋例夢得博洽安得不見乃以爲古無此名必非事實且宋志載夢得春秋指要總例亦不名曰春秋例殆小說附會之詞不足據也

春秋考十六卷 永樂大典本

宋葉夢得撰是書於寧宗開禧中與春秋傳春秋讞同刻於南劍州元程端學作春秋三傳辨疑多

引其說則當時猶有傳本自明以來藏書家皆不著錄故朱彝尊經義考注曰已佚惟永樂大典頗載其文以次檢校尚可得什之八九今排比綴輯復勒成書其書大旨在申明所以攻排三傳者實本周之法度制作以爲斷初非有所臆測於其閒故所言皆論次周典以求合於春秋之法其文辨博縱橫而語有本原率皆典核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其辨定考究無不精詳殆不誣也原書前有統論其後乃列十二公逐條詮敘而不錄經文今悉

仍舊例其卷帙則約略篇頁輯為統論三卷隱公以下以次編為十三卷不復拘宋志三十卷之數據夢得自序稱自其讞推之知吾所正為不妄而後可以觀吾考自其考推之知吾所擇為不誣而後可以觀吾傳然書錄解題已先列傳次列考次列讞葢傳其大綱而考讞其發明之義疏也今仍從陳氏之序次於傳後焉

春秋讞二十二卷 永樂大典本

宋葉夢得撰是書抉摘三傳是非主於信經不信

傳猶沿啖助孫復之餘波於公羊穀梁多所駁詰雖左傳亦據傳末韓魏反而喪之之語謂智伯亡時左氏猶在斷以爲戰國時人案經有續書傳亦有續書夢得藉未深考語詳左傳注疏條下昌言排擊如辨諸侯世相朝爲衰世之事辨宰孔勸晉獻公及魯穆姜悔過之言皆出附會辨十二次分十二國之謬辨夾谷之會孔子沮齊景公事亦出假托辨墮郈墮費非孔子本意辨諸侯出入有善有惡辨諸侯之卒或日或不日非盡屬褒貶魯侯之至與不至亦不可拘牽成例

雖辨博自喜往往有濫翻過甚之病於經旨或合或離不能一一精確而投之所向無不如志要亦文章之豪也惟古引春秋以决獄不云以决獄之法治春秋名書以讞於義既爲未允且左氏公羊穀梁皆前代經師功存典籍而加以推鞫之目於名尤屬未安是則宋代諸儒藐視先儒之錮習不可爲訓者耳考宋藝文志是書本三十卷又夢得自記左傳四百四十二條公羊三百四十條穀梁四百四十條今據永樂大典所載參以程端學春

秋辨疑通加檢核左傳闕九十條公羊闕六十五條穀梁闕八十四條葢已非完帙然其大較已畧具矣謹依類排次釐為左傳讞十卷公羊穀梁讞各六卷

春秋集解三十卷內府藏本

宋呂本中撰舊刻題曰呂祖謙誤也本中字居仁好問之子宋史本傳載其靖康初官祠部員外郎紹興六年賜進士擢起居舍人八年遷中書舍人兼侍講權直學士院學者稱為東萊先生故趙希

并讀書附志稱是書爲東萊先生撰後人因祖謙與朱子遊其名最著故亦稱爲東萊先生而本中以詩擅名詩家多稱呂紫微東萊之號稍隱遂移是書於祖謙不知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是書固明云本中撰也朱彝尊經義考嘗辨正之惟以宋志作十二卷爲疑然卷帙分合古今每異不獨此書爲然況振孫言是書自三傳而下集諸儒之說不過陸氏兩孫氏兩劉氏蘇氏程氏許氏胡氏數家而採擇頗精全無自己議論以此本考之亦合知

舊刻誤題審矣惟宋志此書之外別出祖謙春秋集解三十卷稍爲牴牾疑宋末刻本已析其原卷改題祖謙故相沿訛異史亦因之重出耳祖謙年譜備載所著諸書具有年月而春秋集解獨不載固其確證不必更以他說疑也本中嘗撰江西宗派圖又有紫微詩話皆盛行於世世多以文士目之而經學深邃乃如此林之奇從之受業復以其學授祖謙其淵源蓋有自矣

春秋傳三十卷 通行本

宋胡安國撰安國事蹟詳宋史儒林傳案玉海載
紹興五年四月詔徽猷閣待制胡安國經筵舊臣
令以所著春秋傳纂述成書進入十年三月書成
上之詔奬諭除寶文閣直學士賜銀幣是安國此
書久已屬稿自奉敕撰進又覆訂五年而後成也
俞文豹吹劍錄稱其自草創至於成書初稿不留
一字其用意亦勤矣顧其書作於南渡之後故感
激時事往往借春秋以寓意不必一一悉合於經
旨朱子語錄曰胡氏春秋傳有牽強處然議論有

開合精神亦千古之定評也明初定科舉之制大畧承元舊式宗法程朱而程子春秋傳僅成二卷闕畧太甚朱子亦無成書以安國之學出程氏張洽之學出朱氏故春秋定用二家葢重其淵源不必定以其書也後洽傳漸不行用遂獨用安國書漸乃棄經不讀惟以安國之傳爲主當時所謂經義者實安國之傳義而已故有明一代春秋之學爲最獘馮夢龍春秋大全凡例有曰諸儒議論儘有勝胡氏者然業已尊胡自難並收以亂耳目則

風尚可知矣爰逮

本朝敦崇經術

欽定春秋傳說彚纂於安國舊說始多所駁正棄瑕取瑜

擷其精粹已足以綜括原書第其書行世已久亦

未可竟廢謹校而錄之以存一家之言若其中紕

漏之處則

欽定彚纂中業已抉摘無遺昭示海內茲不復論辨焉

春秋集注四十卷永樂大典本

宋高閌撰閌字抑崇鄞縣人紹興元年以上舍選

賜進士第歷官禮部侍郎事蹟具宋史儒林傳是書以程子春秋傳為本故仍冠以程子原序其說則雜采唐宋諸家鎔以己意不復標舉其姓名史稱秦檜疑閎薦張九成出知筠州不赴卒而樓鑰序是書則云以直道忤時宰一斥不復家食界年畧不以事物自攖日有定課風雨不渝益閎家居以後歷久始卒晚年精力盡在是書史文言之未詳也閎大旨雖宗程傳然如程子據漢濟昭與淮南王書有齊桓殺弟之語遂謂子糾為弟齊桓為

兄閔則仍用三傳史記荀子之文云子糾小白皆
襄公弟糾居長爲當立絕不依阿牽就務存門戸
之私他如解衛人立晉解夫人氏之喪至自齊解
取濟西田諸條皆深得聖人之微旨其解及向戍
盟于劉云凡因來聘而盟者必在國內劉王畿采
地豈有來聘會而遠盟于劉者葢下文有劉夏傳
者以爲春夏之夏與文四年夏逆婦姜于齊文同
故誤增于劉二字又如以州蒲爲州滿之訛亦皆
足以備一解惟隱公元年會防之防在琅邪華縣

東南十年取防之防在高平昌邑縣西南文公十二年城諸及鄆之鄆在城陽姑幕南成公四年城鄆在東郡廩邱縣東闕皆混爲一地未免於考据少疎耳原書久佚惟散見永樂大典中謹按次排比薈稡成編其永樂大典原闕者則採各書所引閱說補之首尾完具復爲全帙陳振孫書錄解題稱是書十四卷今以篇頁繁重析爲四十卷又宋史本傳稱閱有春秋集解而永樂大典實作集注與書錄解題同當是宋本原題今並從之至所載

經文多從左氏而亦間有從公穀者蓋宋代諸儒
大都兼采三傳不盡如漢世專門之學也
春秋後傳十二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陳傅良撰傅良字君舉案傅良或作傅良諸本互有異同然其字曰君舉則爲傅說舉於版築之義故今定爲傅字號止齋温州瑞安人乾道
八年進士官至中書舍人寶謨閣待制謚文節事
蹟具宋史本傳是編有其門人周勉跋稱傅良爲
此書將脫藁而病學者欲速得其書俾傭書傳寫
其已削者或留其帖於編增入是正者或揭去弗

存是今所傳已非傳䇿完本矣趙汸春秋集傳自
序於宋人說春秋者最推傳䇿稱其以公穀之說
參之左氏以其所不書實其所書以其所書推其
所不書得學春秋之要在三傳後卓然名家而惜
其誤以左氏所錄爲魯史舊文而不知策書有體
夫子所據以加筆削者左氏亦未之見左氏書首
所載不書之例皆史法也非筆削之旨公羊穀梁
每難疑以不書發義實與左氏異師陳氏合而求
之殊失其本故於左氏所錄而經不書者皆以爲

夫子所筆削則其不合於聖人者亦多云云考左氏爲春秋作傳非爲策書作傳其所云某故不書者不得經意或有之必以爲別發史例似非事實況不修春秋二條公羊傳尚有傳聞不應左氏反不見恐均不足爲傳𡋯病惟以公穀合左氏爲切中其失耳自王弼廢象數而談易者日增自啖助廢三傳而談春秋者日盛故解五經者惟易與春秋二家著錄獨多空言易騁玆亦明效大驗矣傳𡋯於臆說蠭起之日獨能根據舊文研求聖人之

徵旨樓鑰序稱其於諸生中擇能熟誦三傳者三人曰蔡幼學曰胡宗曰周勉游宦必以一人自隨遇有所問其應如響其考究可爲至詳又其書雖多出新意而每傳之下必注曰此據某說此據某文其徵引亦爲至博以是立制世之揭腹而談褒貶者庶有豸乎傳艮別有左氏章指三十卷樓鑰所序葢兼二書言之朱彝尊經義考注曰未見今永樂大典中尚存梗概然已殘闕不能成帙故不復裒錄焉

春秋傳說二十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呂祖謙撰祖謙有古周易已著錄其生平研究左傳凡著三書一曰左傳類編一曰左傳博議一即是編其類編取左氏之文分别爲十九目久無傳本惟散見永樂大典中頗無可采博議則隨事立義以評其得失是編持論與博議畧同而推闡更爲詳盡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其於左氏一書多所發明而不爲文似一時講說門人所抄錄者其說良是朱子語錄亦稱其極爲詳博然遣詞命意

頗傷於巧考祖謙所作大事紀朱子亦謂有纖巧處而稱其指公孫宏張湯姦狡處皆說得羞愧殺人云云然則朱子所謂巧者乃指其筆鋒穎利凡所指摘皆刻露不留餘地耳非謂巧於馳辨至或顛倒是非也書錄解題載是書爲三十卷此本僅二十卷考明張萱內閣書目所載傳說四冊外尚有續說四冊知陳氏所謂三十卷者實兼續說十卷計之今續說別於永樂大典之中裒采成帙以其體例自爲起訖仍分著於錄云

春秋左氏傳續說十二卷永樂大典本

宋呂祖謙撰是編繼左氏傳說而作以補所未及故謂之續說久無傳本今見於永樂大典者惟自僖公十四年秋八月至三十三年襄公十六年夏至三十一年舊本闕佚無從采錄其餘則首尾完具以傳文次第排比之仍可成帙其中如臾駢送狐射姑之孥孟獻子愛公孫敖二子兩條俱以博議所云爲非是則是書當成於晚年矣其體例主於隨文解義故議論稍不如前說之闊大然於傳

文所載闡發其藴並抉摘其疵如所謂左氏有三病不明君臣大義一也好以人事附會災祥二也紀管晏事則盡精神說聖人事便無氣象三也云云雖亦沿宋儒好軋先儒之習然實頗中其失至於朝祭軍旅官制賦役諸大典及晉楚興衰列國向背之事機詮釋尤爲明暢惟子服景伯系本桓公而以爲出自襄公稍爲訛舛耳菾祖謙邃於史事知空談不可以說經故研究傳文窮始末以核得失而不倡廢傳之高論視孫復諸人其學爲有

據多矣

詳註東萊左氏博議二十五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呂祖謙撰相傳祖謙新娶於一月之內成是書今考自序稱屏處東陽之武川居半歲里中稍稍披蓬藋從予遊談餘語隙波及課試之文乃取左氏書理亂得失之蹟疏其說於下旬儲月積浸就編帙又考祖謙年譜其初娶韓元吉女乃紹興二十七年在信州不在東陽後乾道三年五月持母喪居明招山學者有來講習者四年已成左氏博

議五年二月除母服五月乃繼娶韓氏女弟則是
書之成實在喪制之中安有新娶之事流俗所傳
誤也書凡一百六十八篇通考載作二十卷與此
本不同葢此本每題之下附載左氏傳文中間徵
引典故亦畧為注釋故析為二十五卷其注不知
何人作觀其標題板式葢麻沙所刊考宋史藝文
志有祖謙門人張成招標注左氏博議綱目一卷
疑當時書肆以成招標注散入各篇也楊士奇稱
別有一本十五卷題曰精選黃虞稷稱明正德中

有二十卷刊本今皆未見坊間所鬻之本僅十二卷非惟篇目不完併字句亦多妄削世久不見全書此本有董其昌名字二印又有朱彝尊收藏印亦舊帙之可寶者矣

春秋比事二十卷　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舊本題宋沈棐撰棐始末無可考惟是書前有陳亮序稱其字文伯湖州人嘗爲婺之校官陳振孫書錄解題曰按湖有沈文伯名長卿號審齋居士爲常州倅忤秦檜貶化州不名棐也不知同父何

以云然豈別有名棐而字文伯者乎然則非湖人也云云其說與亮迥異都穆聽雨紀談又據嘉定辛未廬陵譚月卿序以爲莆陽劉朔撰併稱月卿親見劉氏家本此本不載月卿序亦未審穆何所據疑以傳疑無從是正以陳亮去棐世近姑從所序仍著棐名其書前以諸國類次後以朝聘征伐會盟事迹相近者各比例而爲之說持論頗爲平允本名春秋總論亮爲更此名元至正中嘗刊於金華其板久燬世罕傳本故朱彝尊經義考注曰

已佚此本前有中興路儒學教授王顯仁序蓋猶從元刻傳錄者也

春秋左傳要義三十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魏了翁撰亦所輯九經要義之一也其書節錄注疏之文每條之前各爲標題而系以先後次第與諸經要義體例並同考了翁序李明復春秋集義云余嘗覽諸儒之傳至本朝先正謂此爲經世之大法傳心之要典余懼益深乃裒萃以附於經尚慮觀書未廣擇理未精故未敢輕出李君乃先

得我心而為是書云云是了翁亦嘗裒輯衆說以注春秋其書未就而其取之於注疏者則尚見於是編凡疏中日月名字之曲說煩重瑣屑者多刊除不錄而名物度數之間則削繁舉要本末燦然蓋左氏之書詳於典制三代之文章禮樂猶可以考見其大凡其遠勝公穀實在於此了翁所輯亦可謂得其要領矣原本六十卷朱彝尊經義考注曰未見此本僅存三十一卷末有萬歷戊申中秋後三日龍池山樵彭年手跋一篇稱當將鏤帙不

全後世無原本可傳甘泉先生有此書三十一卷藏之懷古閣中出以相示因識數言於後則亦難覯之本矣然甘泉爲湛若水之號若水登宏治乙丑進士至萬歷戊申凡一百四十年不應尚在彭年與文徵明爲姻家王世貞序其詩稿稱年死之後家人鬻其遺稿則萬歷末亦不復存且九經要義皆刪節注疏而跋稱其訂定精密爲先儒所未論及尤不相合疑殘本偶存好事者僞爲此跋而未核其年月也

春秋分紀九十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宋程公說撰公說字伯剛號克齋丹稜人居於宣化年二十五登第官邛州教授吳曦之亂棄官攜所著春秋諸書匿安固山中修之甫成而卒年僅三十七是書前有開禧乙丑自序淳祐三年其弟公許刊於宜春凡年表九卷世譜七卷名譜二卷書二十六卷周天王事二卷魯事六卷大國世本二十六卷次國二卷小國七卷附錄三卷其年表則冠以周及列國而后夫人以下與執政之卿皆

各為一篇其世譜則王族公族以及諸臣每國爲一篇魯則增以婦人名仲尼弟子而燕則有録無書蓋原闕也名譜則凡名著於春秋者分五類列爲書則歴法天文五行疆理禮樂征伐職官七門其周魯及列國世本以及次國小國附録則各以經傳所載分隸之條理分明敘述典贍所采諸儒之說與公說所附序論亦皆醇正誠讀春秋者之總滙也明以來其書罕傳故朱彝尊經義考注曰未見顧棟高作春秋大事表體例多與公說相同

棟高非剽竊著書之人知其亦未見也此本出揚州馬曰璐家與通考所載卷數相合內宋諱猶皆闕筆蓋從宋刻影抄者劉光祖作公說墓誌稱所作尚有左氏始終三十六卷通例二十卷比事十卷蓋刻意於左氏之學者宋自孫復以後人人以臆見說春秋惡舊說之害己也則舉三傳義例而廢之又惡左氏所載證據分明不能縱橫顛倒惟所欲言也則併舉左傳事迹而廢之譬諸治獄務毀案牘之文滅佐證之口而是非曲直乃可惟所

斷而莫之爭也公說當異說坌興之日獨能考核舊文使本末源流犂然具見以杜虛辨之口舌於春秋可謂有功矣

春秋講義四卷 永樂大典本

宋戴溪撰溪有續呂氏家塾讀詩記已著錄開禧中溪爲資善堂說書累轉太子詹事時景獻太子命類易詩書春秋論語孟子通鑑各爲說以進此即其春秋說也書中如以齊襄迫紀侯去國爲託復讐以欺諸侯以秦與楚滅庸爲由巴蜀通道以

慶書公如晉至河乃復爲晉人啟季氏出君之漸以定公戊辰卽位爲季氏有不立定公之心皆具有理解而時當韓侂胄北伐敗衂和議再成故於內修外攘交鄰經武之道尤惓惓焉至卒塟之類並闕而不釋考宋代於喪服之制避忌頗深如何居居字語出檀弓禮部韻畧卽不載其他可知溪之不釋此類蓋當時講幄之體也嘉定癸未五月溪長子栴錄本金陵學舍沈光序之寶慶丙戌牛大年復刻於秦州其序稱是書斯於啟沃君聽天

下學士不可得而聞葢非經生訓詁家言故流傳未廣陳氏書錄解題不著於錄殆以是歟宋史藝文志作十卷王瓚温州志作三卷朱彝尊經義考注曰已佚今外間絶無傳本惟永樂大典所採尚散見經文各條之下今謹爲裒輯校正自僖公十四年秋至三十三年襄公十六年三月至三十一年永樂大典所闕則取黄震日抄所引補之仍從宋史釐爲四卷而每卷又各分上下其所釋經文多從左氏故其間從公穀者並附案語於下方焉

春秋集義五十卷綱領三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李明復撰明復亦名俞字伯勇始末無考據魏了翁序知為合陽人嘉定中太學生爾是書首行題校正李上舍經進春秋集義次行又題後學巴川王夢應案朱彝尊經義考云宋藝文志載李明復春秋集義五十卷又載王夢應春秋集義五十卷嘗見宋季舊刻即李氏原本而王氏刊行之非王氏別有集義也此本乃無錫鄒儀蕉綠草堂藏本核其題名與彝尊所見本相合知經義考所說

有據而宋志誤分爲二也張萱內閣書目稱其採

周程張三子或著書以明春秋或講他經以及春

秋或其說有合於春秋者皆廣收之然所採如楊

時謝湜胡安國朱子呂祖謙之說不一而足謝湜

尤多萱蓋考之未審耳經義考載是書前有綱領

二卷又有魏了翁序此本乃皆不載蓋傳寫佚之

然春王正月條下自注曰餘見綱領上中二卷則

綱領當有三卷故有上中下之分經義考作二卷

亦小誤矣今檢永樂大典明復所著綱領尚存謹

錄而補之仍釐爲三卷以還其舊焉

春秋集注十一卷綱領一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宋張洽撰洽字元德淸江人嘉定中進士官至著作佐郎端平元年朝廷知洽家居著書宣命臨江軍守臣以禮延訪齎紙札謄寫以進書既上除洽知寶章閣會洽卒謚之曰文憲以其書付祕閣書首有洽進書狀自言於漢唐以來諸儒之議論莫不考覈研究取其足以發明聖人之意者附於每事之左名曰春秋集傳既又因此書之粗備復倣

先師文公語孟之書會其精意論次其説以爲集注云云考朱子語錄深駁胡安國夏時冠周月之説洽此書以春爲建子之月與左傳王周正月義合足破支離轇轕之陋車若水脚氣集乃深以洽改從周正爲非門戸之見殊不足據至若水謂於春秋一書質實判斷不得除非起孔子出來說當時之事與所以褒貶去取之意方得今作集注便是質實判斷此照語孟例不得語孟是說道理春秋是紀事且首先數句便難明惠公仲子不知惠

公之仲子耶或惠公同仲子耶尹氏卒一邊道是婦人一邊道是天子之世卿諸儒譏世卿之說自是明訓恐是舉燭尚明之論理雖是而事則非也云云其論亦頗中治之病要其合者不可廢也明洪武中以此書與胡安國傳同立學官迨永樂間胡廣等剽襲汪克寬纂疏為大全其說專主胡傳科場用為程式治書遂廢不行今此書遺本僅傳而所謂集傳則失之矣

春秋王霸列國世紀編三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宋李琪撰琪字伯開吳郡人官國子司業其書成於嘉定辛未以諸國為綱而以春秋所載事蹟類編為目前有序後有論斷第一卷為王朝及霸國霸國之中黜秦穆楚莊而存宋襄又於晉文以下列自襄至定十君而特附以魯二卷為周同姓之國而特附以三恪三卷皆周異姓之國而列秦楚吳越於諸小國後所論多有為而發如譏晉文借秦抗楚晉悼結吳困楚則為徽宗之通金滅遼而言譏杞侯隣於讐敵而不能自强則為高宗之和

議而言其意猶存乎鑒戒至於稱魯已滅之後至秦漢猶爲禮義之國則自解南渡之弱霸國之中退楚莊秦穆而進宋襄則自解北轅之恥置秦楚吳越於諸小國後則又隱示抑金尊宋之意蓋借春秋以寓時事畧與胡安國傳同而安國猶堅主復讐之義琪則徒飾以空言矣流傳已久姑錄以備一家且以見南宋積削之後士大夫猶依經託傳務持浮議以自文國勢日頹其來漸矣存之亦足示炯戒也

春秋通說十三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黃仲炎撰仲炎字若晦永嘉人其進是書表稱肄舉業而罔功李鳴復奏舉狀稱科舉之外窮經篤古蓋老而不第之士也書成於紹定三年其奏進則在端平三年自序謂春秋爲聖人教戒天下之書非褒貶之書所書之法爲教所書之事爲戒自三傳以褒貶立意專門師授仍陋襲訛由漢以後類例益岐大義隱矣故其大旨謂直書事蹟義理自明於古來經師相傳王不稱天桓不稱王之

類一切關之按朱子語錄云聖人據實而書是非得失有言外之意必於一字一辭間求褒貶所在竊恐未然仲炎表中所云酌朱熹之論者葢本於是何夢申作呂大圭春秋或問序謂傳春秋者幾百家大抵以褒貶賞罰爲主惟或問本朱子而盡斥之不知仲炎已先發之矣中如於南季來聘據三傳戴記謂天子無聘諸侯之禮周禮時聘之說不足信於滕薛來朝謂諸侯無私相朝之禮三傳俱謬則過於疑古以盟首止爲王世子立黨制父

則過於深文以子同生爲傳語誤入經文以楚蔡
桓侯爲公字之譌以同圍齊爲圍字重寫之譌疑
及正經亦未免臆爲推測然如謂季友爲巨姦竊
交宮闈則成風私事傳有明文詞嚴義正足以爲
千古之大防矣其論胡安國之書曰孔子雖因顏
淵之問有取於夏時不應修春秋而遽有所改定
也胡安國氏謂春秋以夏正冠月而朱熹氏非之
當矣孔子之於春秋述舊禮者也如惡諸侯之强
而存天子疾大夫之偪而存諸侯憤吳楚之橫而

尊中國此皆臣子所得爲者若夫更革當代之王制竊用天子之賞罰決非孔子意也夫孔子修春秋方將以律當世之僭其可自爲僭哉其立義明白正大深得聖人之意蓋迥非安國所及也

春秋說三十卷永樂大典本

宋洪咨夔撰咨夔字舜俞於潛人歷官端明殿學士事迹具宋史本傳是書有咨夔自序稱自考功罷歸杜門深省作春秋說按本傳稱理宗初咨夔爲考功員外郎以忤史彌遠又言李全必爲國患

爲李知孝梁成大所劾鐫秩家居者七年是書葢
是時所作也又本傳第稱咨夔所著有兩漢詔令
擥抄春秋說等書而皆不載其卷數朱彝尊經義
考引吳任臣之言云止三卷而永樂大典載洪潛
所作咨夔行狀則謂春秋說實三十卷今考是書
篇帙繁重斷非三卷所能盡潛與咨夔同官相契
當親見其手定之本任臣所言葢後來傳聞之誤
耳其書議論明晳而考據事勢推勘情僞尤多前
人所未發如以書公子友如陳爲著季氏專魯之

始以晉侯執曹伯負芻而不爲曹立君正爲異日歸之之地以書大蒐昌間爲季氏示威於衆以脅國人皆得筆削微意惟謂慶父出奔爲季友故縱謂劉子單子以王猛入王城爲不知有君頗有紕繆然棄短取長其卓然可傳者不能没也今兩漢詔令等書久已散佚此書亦無傳本惟永樂大典尚多載其文謹裒輯編次釐正訛舛仍分爲三十卷以還舊觀至春秋經文三傳各有異同今沿夔原本經文已不得見就其所說推之知其大槩多

從左氏而閒亦參取於公穀今並加案語附識其下又自僖公十四年秋至三十三年襄公十六年夏至三十一年永樂大典原本已佚而他家經解又絕無徵引無從輯補今亦姑闕之

春秋經筌十六卷 湖北巡撫採進本

宋趙鵬飛撰鵬飛字企明號木訥綿州人其意以說經者拘泥三傳各護師說多失聖人本旨故為此書主於據經解經其自序曰學者當以無傳明春秋不可以有傳求春秋無傳以前其旨安在當

黙與心會矣又曰三傳固不足據然公吾心而評之亦有時得聖意者夫三傳去古未遠學有所受其間經師衍說漸失本意者固亦有之然必一舉而刊除則春秋所書之人無以核其事所書之事無以核其人即以開卷一兩事論之元年春王正月不書即位其失在夫婦嫡庶之間苟無傳文雖有窮理格物之儒殫畢生之力據經文而沈思之不能知聲子仲子事也鄭伯克段于鄢不言段為何人其失在母子兄弟之際苟無傳文雖有窮理

格物之儒殫畢生之力據經文而沈思之亦不能

知為武姜子莊公弟也然則舍傳言經談何容易

啖助趙匡攻駁三傳已開異說之萌至孫復而全

棄舊文遂貽春秋家無窮之弊蔡條鐵圍山叢談

載鹿溪生黃沈之說曰今時為春秋者不探聖人

之志逐傳則論會三桓鄭七穆窮經則會計書甲

子者若干書侵書伐凡幾云云沈從學於陳瓘黃

庭堅其授受尚有淵源而持論業已如此葢皆沿

復之說也鵬飛此書亦復之流派其最陋者至謂

經書成風不知爲莊公之妾僖公之妾付之闕疑張尚瑗三傳折諸譏其臆解談經不知左氏有成風事季友而屬僖公之事不値一噱頗爲切中其病然復好持苛論鵬飛則頗欲原情其平允之處亦不可廢寸有所長存備一說可矣

春秋或問二十卷附春秋五論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呂大圭撰大圭字圭叔號樸卿南安人淳祐七年進士官至朝散大夫行尚書吏部員外郎兼國子編修實錄檢討官崇政殿說書出知興化軍嘗

撰春秋集傳今已散佚此或問二十卷即申明集傳之意也大旨於三傳之中多主左氏穀梁而深排公羊於何休解詁斥之尤力考三傳之中事迹莫備於左氏義理莫精於穀梁惟公羊雜出衆師時多偏駁何休解詁牽合讖緯穿鑿尤多大圭所論於三家得失實屬不誣視諸家之棄傳從經固迥然有別所著五論一曰論夫子作春秋二曰辨日月褒貶之例三曰特筆四曰論三傳所長所短五曰世變程端學嘗稱五論明白正大而所引春

秋事時與經意不合今考或問之中與經意亦頗有出入大槩長於持論而短於考實然大圭後於德祐初由興化遷知漳州未行而元兵至沿海都制置蒲壽庚舉城降大圭抗節遇害其立身本末皎然千古可謂深知春秋之義其書所謂明分義正名實著幾微爲聖人之特筆者侃侃推論大義凛然足以維綱常而衞名教又不能以章句之學錙銖繩之矣

春秋詳說三十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家鉉翁撰鉉翁號則堂以廕補官後賜進士出身官至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事蹟具宋史本傳是書末有龔璛跋曰至元丙子宋亡以則堂先生歸置諸瀛州者十年成此書自瀛寄宣托於其友潘公從大藏之今考宋史本傳稱鉉翁在河間以春秋教授弟子河間即瀛州也又鉉翁則堂集中有為其弟所作志堂說稱余自燕以來瀛卒春秋舊業成集傳三十卷篇末題甲申正望甲申為至元二十一年上距宋亡凡十年與璛跋十年

之說合下距元貞元年賜號放歸復十年與璘跋成書於瀛之說亦合惟銈翁自稱集傳而此曰詳說或後又改名歟其說以春秋主乎垂法不主乎記事其或詳或畧或書或不書大率皆抑揚予奪之所繫要當探得聖人心法所寓然後參稽衆說而求其是故其論平正通達非孫復胡安國諸人務爲刻酷者所能及其在河間作假館詩云平生著書苦不多可傳者見之春秋與周易蓋亦確然自信者今惟此書存其周易則不可考矣

讀春秋編十二卷內府藏本

宋陳深撰深字子微平江人嘗題所居曰清全齋因以爲號朱彛尊經義考引盧熊蘇州志稱深生於宋宋亡篤志古學閉門著書天歷間奎章閣臣以能書薦潛匿不出考鄭元祐僑吳集有深次子植墓誌據其所稱植以至正二十二年卒年七十則植生於至元三十年癸巳又自稱長於植一年少於深三十餘年則深之生當在開慶景定間宋亡之時僅及弱冠故至天歷間尚存也所著有讀

易編讀詩編今並未見惟此書僅存其說大抵以胡氏爲宗而兼采左氏蓋左氏身爲魯史言必有據非公羊穀梁傳聞疑似者比自宋人喜以空言說春秋遂併其事實而疑之幾於束諸高閣深所推闡雖別無新異之見而獨能考據事實不爲虛憍恃氣廢傳求經之高論可謂篤實君子未可以平近忽之矣